



鎢 矿

塞薩·瓦叶霍著

梅仁譯

133762/13





統一書號：10020·1719

定 价： 0 . 3 8 元



鎬 矿

〔秘魯〕塞薩·瓦叶霍著

梅 仁 譯

作 家 出 版

一九六三年·北京



César Vallejo
EL TUNGSTENO

封面画：張守义

錫

矿

书号 171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内大街320号)

字数7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3}{8}$ 插页2

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200册 定价(3) 0.38元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 言

拉丁美洲是印第安民族的老家。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了拉丁美洲，进行了三个多世紀暗无天日的殖民統治，对土著印第安人殘酷地屠杀、掠夺和奴役。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各国相继摆脱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取得独立，但是政权又完全为各国土生白人地主階級所掌握，他們同西班牙、葡萄牙貴族一样，欺压印第安人。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帝国主义逐步侵入拉丁美洲，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动統治階級互相勾結，給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在政治上原来处于无权地位的印第安人，自然也就更加受到他們的压迫和蹂躪。四百多年来，印第安人由于被屠杀受压迫受奴役的結果，今天在有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几乎已經絕迹，但是，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的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尔，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印欧混血种人，今天仍然占着人口的大多数。在这些主要居民为印第安人的国家里，它們的近代和現代文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真实地描繪出印第安

人苦难的生活以及他們反抗本国和外国剝削者的斗争。这个文学流派称为“印第安文学”。秘魯共产党员作家塞薩·瓦叶霍的这本中篇小说《錫矿》，就是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一部重要作品。

《錫矿》初版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秘魯发生的事情，是“印第安文学”中比較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这一流派中广泛为国外所知的少数几部作品之一。更值得指出的是，同类作品中很多都只是反映了印第安人同本国白人統治階級的矛盾，而《錫矿》則譴責了美国壟断資本集团及其在秘魯的走狗对印第安人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并以列宁在俄国所領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榜样，号召被剝削被压迫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代表买办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动政府的統治。这一点，在当时拉丁美洲的文学中，可以說是十分可貴的。

作者在小說的一开头，就醒目地說到美国老板的“矿业公司”攫取了秘魯山区的一个錫矿。他們和他們的代理人去到那个地区，受到当地印第安民族索拉斯人的友好接待和帮助。但是，这批外国来的白人“朋友”，立刻就露出了强盜和凶手的真正面目，开始殘酷地掠夺他們，欺压他們，最后甚至全部消灭了他們。当地的政府当局，像奴才似地对美国壟断資本家曲意奉承，把搜捕来的无

辜的土著居民送往矿区充当劳工。作者对美国壟断资本家和秘魯的省长、市长、法官、警官、神父、大地主、替矿区供应劳动力的人贩子等等騎在人民头上的剝削者的狡詐、貪婪和殘暴，以及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撻。他以充滿同情的笔調，对遭受压迫蹂躪的印第安人的悲惨生活和他們内心对白人統治者的仇恨，作了細致入微的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描繪。作者也塑造了塞尔万多·瓦卡这个先进的印第安工人的形象。瓦卡参加了新組織起来的工会，接受了受压迫受剝削的劳动人民应该團結起来以实际行动进行斗争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推动，他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对凶暴的反动統治者和外国资本家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他在印第安弟兄受到反动統治者的殘害时挺身而出，领导群众进行反抗。这一孤立的和自发的抗議行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他又去到矿区，开始作启发工人和組織工人的工作，准备从事进一步的斗争。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革命風暴的鍛炼中，瓦卡将日趋成熟，成为一个有經驗的革命者；人們也有理由同作者一道，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像他这样的工人斗争的积极組織者的身上。

作者塞薩·瓦叶霍于一八九二年生于秘魯北部安第斯山区自由州的圣地亚哥·台·楚科，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在当地上了小学，后来到該州的瓦馬楚科城念中学。一九一三年，进入自由州首府特

魯希略城的自由州大学哲学文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在特魯希略城作中学教师。后来，他到了首都利馬，当了新聞記者，开始写作，过着貧困的生活。一九二〇年，他曾因为思想进步被捕入獄四个月。一九二三年他离开秘魯到了法国，以后就一直在欧洲流亡。一九二八年，瓦叶霍訪問苏联。这次訪問对他的思想有巨大影响，后来他出版了一本訪苏游記。西班牙內战期間，他曾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同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隊作斗争。一九三八年，瓦叶霍在巴黎病逝。

瓦叶霍主要是一个詩人而不是一个散文作家。他的詩作早期受到法国的象征派和本世紀初西班牙語詩歌中風行一时的現代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風格。他特別善于傾吐印第安人的悲哀和痛苦，表达他們內心深处的感情。这个貫穿着他整个創作的基調，是同他自己的印地安血統，同他生活中的經歷和感受分不开的。秘魯当代学者和文艺評論家馬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5—1930)曾經說过，瓦叶霍在秘魯开了一代詩風，秘魯土著民族的感情，是有了他才开始在文学上得到表达的。他的詩集有《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 1918年)、《特里尔塞》(Trilce, 1922年)、《西班牙，我飲不下这一杯苦酒》(España, aparta de mí este cáliz, 1937年)和在他死后出版的《人类的詩》(Poemas humanos, 1939年)。他的散文作品除了《錫矿》之

外,还有中篇小说《野蛮的故事》(Fable salvaje, 1923年)和短篇小说集《音阶》(Escalas melografiadas, 1922年)。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站在被压迫人民方面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立场。

这个译本,是根据利马“新秘鲁出版社”(Editora Peru Nuevo)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书翻译的。

译 者

—

美国企业“矿业公司”终于取得了庫斯科州吉維尔卡地方的錫矿，設在紐約的經理处命令立即进行采矿的工作。

一大群的工人和职员，从科尔卡和各轉口地点，出发到矿上去。这一大群人之后，一批接着一批，都是签了契約移居到矿区去干矿上活儿的人。矿区的附近和四邻各区，甚至周围百来公里的地方，都找不到需要的劳动力，于是“矿业公司”只得从遙远的乡村和市鎮弄来一大批印第安人，到矿上做工。

科尔卡是矿区所在的那一省省城。从来沒見過的大量金錢，开始在那儿飞速地流轉。商业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規模。在堆棧里和市場里，在街头巷尾和廣場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談生意和作銀錢交易。大批城乡的房地产在变换着主人。公证人的办公室和法院，經常都十分忙碌。省城里的生活过去是那么宁靜，而今却被“矿业公司”的美金刺激得異常活跃。

所有的人都显出匆匆忙忙的神气。甚至人們走路的

步子，从前是慢吞吞懶洋洋的，現在也变得很急促了。人們穿着卡其布的衣服和馬褲，裹着綁腿，从这里經過，談着美金、票據、支票、印花、酬金、銷帳、工具、吨数等等，連談話的声調也不一样了。城郊的姑娘們出来瞧着他們經過，远方的奇妙的矿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誘惑着她們；她們想望着那里的矿山，不禁愉快地渾身輕輕顫抖起来。她們微笑着，紅着臉儿問：

“您要到吉維尔卡去嗎？”

“是啊。明天一早就走。”

“誰能和这些去的人比！他們会在矿上发大財哩！”

牧歌和爱情就这样地来临，然后会飞向远方，在神奇的矿脉的夜空下营巢栖息。

公司的經理、主任和高級職員，同先行的头一批矿工和杂工一起向吉維尔卡进发。在这些人中間，首要的有：“矿业公司”的經理塔伊克先生，副經理威斯先生，公司的出納哈維尔·馬丘卡，秘魯籍工程师巴耳多梅罗·魯維奧，拥有開設商店的特权和給“矿业公司”承包招工的商人何塞·馬里諾，矿区的警官巴尔塔薩里，和幫助魯維奧工作的土地測量員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魯維奧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馬里諾除了一个十来岁的侄儿以外，沒有带另外的家屬。他时常揍他的这个侄儿。其他的人都沒有带家屬。

他們所要安頓的地方，是在安第斯山的荒无人烟的

东麓，面对着丛林地区。他們在那儿所找到的唯一的有人烟的迹象，就只是土著印第安族居民索拉斯人的一間小茅屋。他們要利用印第安人来作这个孤寂而又陌生的地区的向导，而按照当地的地势来看，小茅屋的所在地又應該作为公司的活动的中心。由于这些情况，矿区的居民点就确定要在索拉斯人的这间茅屋周圍建立起来。

为了能够在这个高山地区定居，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开矿的活动，首先需要不怕艰險地进行一番巨大的努力。那儿几乎沒有一条可供駱馬通行的崎嶇的山路，能同有居民的村鎮联系。开初的时候，交通綫的缺乏，几乎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好几次由于缺乏工具而使工作停頓，而矿工們的飢餓，以及他們因为驟然改变环境，对当地寒冷的恶劣天气不能适应，也曾經不止一次地使得工作不能进行。

矿工們从索拉斯人那儿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支援，他們发现索拉斯人純朴地愉快地順从他們。索拉斯人在那儿所起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要是沒有索拉斯人的及时援助，公司恐怕早就垮台不止一次了。当矿上的口粮告罄，而又沒有粮食从科尔卡运来的时候，索拉斯人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谷物、牛羊、器物拿出来，尽力帮助他們，而且总是分文不取。他們滿足于同矿工們一起在和諧的无私的友好气氛中生活。他們以某种孩子般的好奇心，瞧着矿工們日日夜夜有条不紊地忙着摆弄那些古怪神秘的机

器。至于“矿业公司”，它在开初的时候也不需要索拉斯人插手干矿上的活儿，因为它从科尔卡和沿途各地弄来了一大批雇工，劳动力已经足够。不到矿上需要更多的人手的时候，“矿业公司”也就让索拉斯人安稳度日。谁知道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用得着这些索拉斯人呢。在目前，索拉斯人还没有牵涉到采矿的工作中来。

“你为什么老是干这个呢？”有一个索拉斯人问一个给起重机加油的工人。

“为了把石块起上来嘛。”

“把石块起上来干吗呢？”

“为了把矿脉剥露出来，好采矿嘛。”

“采了矿又干吗呢？”

“你不想有钱吗？看你这个傻头傻脑的印第安人！”

索拉斯人看到那个工人在微笑，自己也无缘无故机械地笑了起来。他想弄清楚加油的活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继续整天瞧他干活，以后又来瞧了好几天。有一天，索拉斯人又问那个额角上流着汗水的工人说：

“你有了钱吗？钱是什么东西呢？”

工人把他外衣的口袋摇得叮叮地发响，温和地回答说：

“这就是钱。你听！这就是钱，你听到了吗？……”

工人说着，拿出几个镍币来给他瞧。索拉斯人瞧着镍币，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般地反问说：

“你拿錢干嗎呢？”

“买你喜欢的东西嘛。你的脑子真不开窍，老弟！”

工人又笑了起来。索拉斯人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另一次，另一个索拉斯人像着了魔一样凝神地看着一个工人用铁锤在铁砧上打铁，喜滋滋地笑得合不拢嘴。鍛工問他說：

“你笑什么呢，老弟？你想跟我一道干活嗎？”

“唔，我想干干。”

“不，你不会干，老弟。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可是索拉斯人一定要干打铁的活。最后鍛工們答应了他，他在那儿一連干了四天，給鍛工們帮了很大的忙。到第五天的中午，这个索拉斯人突然把铁錠抛在一边，开步就走。

“喂，”鍛工們叫他。“你干嗎走？干下去吧。”

“不干了，”索拉斯人說。“我已經不爱干了。”

“你干了活，会給你工錢的。来，来，干下去吧。”

“不，我可不爱干了。”

过了几天，有人看到这个索拉斯人在用葫芦瓢給一个在木盆內洗麦子的姑娘添水。后来，他又表示乐意在矿坑里拉吊車。到以后开始从矿坑口运矿石到选矿場去的时候，这个索拉斯人又在抬装矿石的抬箱了。有一天，承包招工的商人馬里諾对他說：

“我看到你也在干活。很好，印第安人，很好。你要我贴补些钱给你吗？你要多少？”

索拉斯人不懂“贴补”和“你要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只是需要活动，需要干活，需要娱乐自己，此外就没有别的了。索拉斯人是不能够无所事事地闲着的。他们兴致勃勃，精力饱满，精神愉快；他们筋力强健的身体来回奔忙。他们放牧牲畜，播种谷物，培育树木，猎取野生的骆驼。他们攀登悬崖峭壁，不停地也可以说是毫不自私地活动和操劳。他们完全没有实利的观念。他们既不计算也不操心自己的活动的经济效果。生活对于他们似乎是一桩豪迈和爽快的游戏。他们对于别人的信赖，有时候甚至会引来人们的怜悯。他们不懂得买卖和生意经，有时候会发生这种很有趣的情景：

“给你这块腌肉，把你的骆驼卖给我。”

索拉斯人既不知道要价也不知道要多少价，就把牲口交出。有时候，人家给他们一两个钱就换去了一匹骆驼。他们拿到的钱，后来也就给了他们碰着的随便什么人或是向他们要的人。

* * *

矿区的居民点一建立，职工们就设法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些物品，除了从外地运来的以外，当地也可以供给一部分，例如干活用的牲口，食肉用的骆驼，以及谷物等等，只要以孜孜不倦的劳动来开发土地，砍伐树木，

把未經开垦的处女地翻耕成为肥沃的田野就行。

第一个在土地上打主意的，是商店老板和給吉維尔卡承包招工的何塞·馬里諾。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想拿生产的牲口和谷物来謀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工程师魯維奧和測量員貝尼特斯合組了一家秘密公司。馬里諾自己担任公司的經理，因为他坐鎮在商店里，做起这种生意来有特殊的方便和有利的条件。此外，馬里諾在經濟上打的算盘也特別精明。这个肥胖而矮小的商人，秉性貪婪而狡詐。他就像狐狸对付鸡一样，在做生意的时候知道怎样叫人家落进他的罗网。而巴耳多梅罗·魯維奧正相反，尽管身材高大，肩聳背駝，看起来怪像一只窺伺着羔羊的兀鷹，其实却是个馴順懦弱的人。至于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更只不过是利馬工业学校的一个畏畏葸葸的毕业生，既胆小又虛伪，在做买卖方面完全沒有用处，甚至有些碍手碍脚。

何塞·馬里諾一开始就看上了索拉斯人的已經播种好的土地，并且打定主意要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尽管馬丘卡、巴尔塔薩里和其他的人也开始在掠夺索拉斯人的产业，商人馬里諾还是跟他們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在竞争中往往获得胜利。他有两件得力的武器，一件是他的商店，另一件是他的特別的厚顏无耻。

索拉斯人被他商店里的东西迷住了。这些五顏六色的絨布，画着花紋图案的瓶子，彩色繽紛的盒子，火柴，糖

果，发亮的提桶，透明的玻璃杯等等貨品，对他們的璞玉未琢的心灵說来都是希罕之物。索拉斯人就像飞蛾看到了火光一样，被吸引到商店里来。于是精明刻毒的何塞·馬里諾就动手干起来。

有一天，他趁索拉斯人对他商店里的东西看得着迷的机会，对他們之中的一个說：

“把你茅屋旁边的那块田地卖給我。”

“你說什么，大爷？”

“我說：你把你那块酢浆草地給我，我就把店里你心爱的东西給你。”

“好吧，大爷。”

这笔买卖，或者更恰当地說，这笔交換就此作成。何塞·馬里諾給了索拉斯人一个藍底紅花的长頸小玻璃瓶，作为偿付酢浆草地的地价。

“小心別把它打碎了！”馬里諾像父亲那样地对他說。

然后他就装腔作势慎重其事地教給那个索拉斯人，要怎样拿这个玻璃瓶才不会打碎。这个印第安人由另外两个索拉斯人圍护着，像捧圣龕那样捧着那个瓶子，一步一步慢慢地把它捧回家去。他們花了两个半钟头，才走完这段一公里长的路。他們家里的人走出来看他們，喜笑颜开，快乐得要命。

索拉斯人并不关心拿这只玻璃瓶来換他的酢浆草地的交易是不是公平。事实上，他只知道馬里諾要他的田

地，而他也就給了他。至于交易的另一方面，也就是他得到的这只玻璃瓶，他是把它看作同上述情况沒有关連的另一回事的。索拉斯人喜欢这只瓶子，他以为馬里諾把它給他，只是因为他这个索拉斯人喜欢它的緣故。

商人馬里諾繼續用这种办法来夺取索拉斯人的田地，而索拉斯人也就像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情的孩子一样，繼續极其单纯地把田地給他，来換取商店里的花花綠綠的小玩意。

索拉斯人一方面让馬里諾、馬丘卡、巴尔塔薩里和“矿业公司”的其他高級職員夺去自己的土地和牲口，另一方面又繼續不断地同广漠的原始大自然进行斗争。他們向高山和低地、丛林和陡坡展开攻击，开垦着新的綠洲，馴养着繁殖着新的牲畜。他們的财产被这样掠夺，似乎并没有使他們受到一点損害。相反地，却給他們提供了机会，使他們显得更加雄心勃勃，勇气百倍，因为他們天性喜欢活动，这样一来，就有更加愉快更加切实的事情可以大干一番了。索拉斯人的經濟观念是十分单纯的：他們只要可以干活，有地方干活，来取得正当的生活所需，其他別的就无关紧要了。只有当他們既沒有地方又沒有办法进行劳动来維持生計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們也許才会張开眼睛，坚决地对他們的剝削者进行猛烈的反抗。那时候，他們同“矿业公司”的斗争将是一场殊死的斗争。那一天会来到嗎？就目前來說，索拉斯人在馬里諾

和他那一伙人的狡詐的难于抵禦的进攻之下，一直只是步步退却。

矿工們滿怀同情和怜悯，譴責对索拉斯人的这种掠夺。

“多么蛮横哟！”矿工們在胸前划着十字說。“搶了他們的田地，甚至还搶了他們的茅屋！然后就把他們一脚踢开！这些狗强盜！”

矿工中有人說：

“可是索拉斯人也是自己不好。他們是些傻瓜。給他們錢不給他們錢，反正都一样。你向他們要他們的田地，他們还笑着表示高兴，當場就送給你。真是些蠢家伙。笨蛋！倒了楣还得意着哩！……真是活該！”

矿工們把索拉斯人看作一群沒有理智的瘋瘋癲癲的人。一个燒炭工人的母亲，扯住了一个索拉斯人的短褂，气呼呼地罵他：

“你听着，傻瓜！你干嗎要把你的东西白送掉？难道你干的活儿是白干的嗎？瞧你，你还笑？……哼，还笑得
出呢……”

老太太气得臉都紅了，差一点沒擰他的耳朵。那个索拉斯人沒有回答，却走回去給她帶了一大堆奧約果^①来。老太太拒絕接受，对他說：

① 奧約果 (olluco)，秘魯的一种薯类植物。

“我对你說这一番話，不是要你給我什么东西。你把你的奧約果帶回去吧。”

接着，她觉得好像自己接受了那堆奧約果一样，心里突然感到非常不安，用飽含着慈愛和怜惜的眼光把那个索拉斯人打量了好一陣。

另一次，一个放炮工的妻子看到他們这样的慷慨无私，这样不懂得打算盘和使一点点坏心眼，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她向他們买了一些收摘下的南瓜，付不出原来讲好的价錢，只把几个小銀币放到一个索拉斯人的手里，对他說：

“拿着这四个銀币吧。我只有这几个錢了。你願意收下嗎？”

“好的，大媽。”索拉斯人說。

可是，这个妇女的丈夫給炸矿脉的炸药炸坏了手，需要錢給他治疗。她觉得四个銀币里还可以再留下一个，就用恳求的声調又对他說：

“你最好只拿三个銀币吧。我要留下一个自己用。”

“好的，大媽。”

这个可怜的妇女还在盘算，想再留下一个。她扳开索拉斯人的手，又拿出一个銀币，既慚愧又犹豫地向他說：

“你最好只拿两个。另外的一个我过一天給你。”

“好的，大媽。”索拉斯人依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这时候，这个妇女被索拉斯人的这种純朴善良的表示感动得低下了头。她把那两个要用来给她丈夫治伤的小銀币紧紧地握在手心里，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亲切的感情震动着她，使她整整地哭了一个下午。

* * *

办公時間过后，所有那些穿着御寒的厚衣服和皮衣服的人物，常常到何塞·馬里諾的商店里来聚会，在这里喝白兰地酒聊天。他們中間，有塔伊克先生，威斯先生，工程师魯維奧，出納哈維尔，警官巴尔塔薩里，以及剛来的負責办学校的教員薩瓦拉。有时候，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也到这里来，可是他差不多不喝酒，而且很早就离开。他們也在这里擲骰子賭錢。如果是星期天的話，这里就会有人喝醉酒发酒瘋，开枪打架，兽性发作地放蕩。

聊天开始的时候，大家談着科尔卡和利馬的事情，接着談欧洲的战局^①。然后，又轉到有关公司的业务和錫砂的出口等題目上来。錫砂的价格天天在漲。最后，大家扯着矿区的閑話，以及同私生活有关的家庭是非。在談到索拉斯人的情况的时候，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带着哲学家的神气，以救世主的悲天憫人的口吻說：

“可怜的索拉斯人！他們是群蠢貨，是群膿包。他們因

^① 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沒有勇气来保卫自己的利益，才作出这样的事情。他們就沒有本事說个‘不’字。这个民族的柔弱、馴順、无用，已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們使我痛苦，使我生气。”

多喝了几杯的馬里諾起来反駁：

“你別这么想，別这么想。印第安人对他們所作的事儿知道得挺清楚。另外，所謂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間的爭夺和不断的斗争。这就是物竞天擇嘛。有的人竞争失敗，有的人才会胜利。我的朋友，你呀，你自己也一样……”

馬里諾的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于他专爱挖苦人家，逼得人家說不出話来。他末了的几句话就是带着明显的譏諷的腔調說的。貝尼特斯了解他暗含的嘲諷，但又无力反击这个强橫而又喝醉了酒的恶棍，显得狼狽不堪。可是参加聊天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反而一致俏皮地叫道：

“噢，当然囉！就是这样嘛！”

魯維奧工程师按照他自己的习惯，用指甲在柜台的鋅板上画着綫条，以一种含糊不清的結結巴巴的声調发抒議論說：

“不，朋友。照我看来，这些印第安人就是喜欢过这种活动的生活，喜欢劳动，喜欢去开辟处女地，追逐野兽飞禽。这就是他們的习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拋棄他們的財物，只是为了要重新去找寻另外的牲畜，建立另外的茅屋。他們就这样过得很滿足，很幸福。他們不懂

什么叫产权，以为人人都可以不分你我地任意拿东西。你们还记得那扇门的事儿吗？……”

“你说的是公司办事处那扇门的事儿吗？”出纳咳嗽着问。

“正是。那个索拉斯人一下子把门扛起来，要把它扛回去给他家的牲口栏装上。他心安理得，痛痛快快地就像拿他自己的东西一样。”

商店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结果拿他怎么办呢？这倒是怪有趣的。”

“我们问他把门扛到哪儿去，他像孩子那么天真而滑稽，微笑着回答说：‘扛到我家去。’自然，我们把门拿下了。他以为只要谁需要那扇门，谁就可以把它据为己有。真有意思。”

马里诺挺着大肚子，挤眉弄眼地说：

“他们装糊涂。他们都是些装疯卖傻的家伙！”

贝尼特斯做出一副鄙夷和怜悯的脸色，反对他的这种想法：

“不，老兄！他们是弱者；他们只是由于软弱，才让人家抢去他们自己的东西。”

鲁维奥火了：

“你把这些投身到丛山密林中去，面对着凶猛的野兽和各种各样的危险，为自己开辟生路的人，叫做弱者吗？你敢那样干吗？我们这儿的人有谁敢那样干吗？”

“这不能叫做勇敢，我的朋友。勇敢是靠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来表现的；一个把别人打败的强者，才是勇敢者。别的都是另一码事。”

“哟，你以为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勇敢，都只是为了解用来打败别人才有的吗？……真有意思！照我看来，一个人的勇敢应该用于劳动，用于增加集体的财富，而不是用来作为进攻别人的武器。你的理论真是妙得很！……”

“正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能够伤害别人的人。然而要是有人攻击我，侵犯我的生命安全和我的财产，那我就不得不起来自卫。”

马里诺想把话岔开：

“我是没什么可说的。闭着的嘴里飞不进苍蝇去……来，喝酒罢！谁要来一杯？别一个劲儿地傻争了！”

土地测量员并没有理他的碴：

“比如说，我到这儿来工作，并不是为了让人家把我所挣的钱抢去，而是为了积攒我所需要的钱。另外，我也并不抢谁的什么东西，也不希望打败什么人。”

马里诺问谁要酒问得厌烦了，而他那位牲口和谷物生意上的股东贝尼特斯，却一股劲儿地只顾争论，没有理会他。他就带着特别刺人的微笑，再开口来制止他：

“我什么也不说啦。贝尼特斯！贝尼特斯！贝尼特斯！……你要知道，闭着的嘴里飞不进苍蝇去……”

出纳马丘卡咳嗽了一阵，使劲使得下巴的肥肉都涨

紅了；咳嗽一过，他就說：

“我說……”

可是又咳了起来。

“我說……”

他沒法說下去，又咳了好一陣，終于咳清了喉嚨：

“索拉斯人是硬心腸的印第安人，对別人的痛苦完全没有感觉，不加理会。前几天，我看見一个索拉斯人，系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的另一头纏在一个孩子的腰里。那个索拉斯人用身体的重量，把绳子拉得紧紧的，拉得快要把孩子的腰都拉断了。那孩子沒法子摆脱，痛得直跺脚，臉色发紫，舌头都伸出来了。索拉斯人看着他，像白痴一样傻笑着，照样拉着绳子搖来晃去。他們是殘忍的人，沒有心肝的家伙。只怪他們不是基督徒，不遵守教会的訓导。”

“好极了！說的真对！来杯酒嗎？”馬里諾說。

“等一等，我还要說話哩……”

“可你要不要……”

“真煩！你給来一杯得啦……”

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只是借这些話說出了他实际上每天的所作所为。貝尼特斯是一个十分节儉的人，每一个子儿都要以十足的热忱来保护。好日子总有一天会来到。到那时候，他积攢到一笔小小的資財，就可以离开吉維尔卡，到其他地方去独立开业。至于現在，他就只有一

心想着将来，尽力地干活和积蓄。貝尼特斯并不是沒有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錢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因此，最良好的德行就是干活和积蓄。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就会过着安静而正当的生活，既用不着去侵犯别人，也用不着存心不良，贪婪地施展什么受人責罵的阴谋詭計，或者其他卑鄙的勾当，使个人和社会腐化墮落。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常常对学校里的老师胡利奧·薩瓦拉說：

“你应当把两桩特别重要的事情教給儿童，那就是干活和积蓄。你应当把基督的教义归结为这两个最高的箴言。照我看来，这两点是一切时代道德的综合。不干活，不积蓄，就不可能有良心的平静和仁爱、正义。这是历史的經驗。其他一切都没有什么价值！”

然后，他充滿着感情以誠懇的語調接着說：

“我感激我的母亲，她撫育我，給了我現有的教育，因此，我才能照現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方式生活：我日日夜夜地干活，努力使自己得到一定的經濟地位。当然，这是很低微的，但也是自由而正直的。”

他作出了慣常的痛苦的正臉，眼睛里閃着光亮。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似地向胡利奧·薩瓦拉解說：

“你瞧……积蓄是一回事，而贪婪又是一回事。譬如，馬里諾和我之間就有一段距离：从贪婪到节儉的距离。亲爱的朋友，你是了解我的……”

教員作出了解他的表示，然后又好像在深思貝尼特

斯的話。

土地測量員在內心深处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劳、正派、生活有秩序、有光明前途的好青年。他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品，显出自己是大家應該仿效的生活的榜样。后面这一点，他並沒有明确地表示过，而是从他自己的言談中流露出来的，因为当他同他的朋友們談話涉及道德和命运等問題的时候，他总是以一种說教和訓导的庄严口吻來說話。在那时候，他就长篇大論地纵談善和恶、真理和謬誤、誠懇和虛伪以及其他等等重要的話題。

* * *

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由于他的有規律的生活，身体健康从未受到損害。

“可是有朝一日你得了病……”在吉維尔卡兼做江湖医生的何塞·馬里諾嚷道，“那就再也起不来啦！”

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听了这种怕人的話，就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他的屋子和他的个人卫生，都是非常整洁，誰也无法再挑剔。他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經常使用种种的办法；这些办法，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老头子似的有耐心的人，才能采用。早晨去上班之前，他要試一試几件不同的內衣，看哪一种对当时的天气和他的身体情况最适合。有好几次他都从半路上折回去，去換另一件內衣或另一条內褲，因为天气太冷或者是穿得太多。他穿的鞋袜，戴的帽子，甚至于戴的手套和公事皮

包等，也經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下雪，他不仅尽量多带紙張、尺子和繩索，而且为了鍛煉一下身体，甚至把水平儀、三腳架、經緯儀都扛上，尽管那些东西一点也用不着。有时候，他像发了瘋似地活动着，跳着跑着，要搞到精疲力竭才罢休。有时候，他不管怎样也不出他的屋門。要是来了人，他就极其小心而緩慢地开閉門戶，不让風雪突然卷进来。要是天气晴朗，他又把所有的門窗都敞开，連关都不願关一关。因此，有一次貝尼特斯在出納的办公室里时，那个受他托付看守敞开的屋門的孩子动了邪念，偷掉了他的小油炉和糖。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在防范感染疾病的方法方面，他更加細心。如果不預先驅魔除邪，在別人送的东西上划五个十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就决不吃一口或喝一口。有一个星期天早晨，出納来看他，恰好厨娘剛剛把一盘热玉米卷^①送来給他吃。他在玉米卷上划第三个十字时，出納进屋来了，使他忘了划十字的次数，因此也就不敢去尝这盘礼物，只好丢給了狗吃。他很不高兴跟人家握手。当他不得不握手的时候，也只是碰一碰人家的指尖，然后，就担着心事，摆出一副厌恶的臉色，一直要到用他常备的两种消毒肥皂洗过手才罢。他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而貝尼特斯自己也总是井井有条地工

① 玉米卷 (humita)，是秘魯的一种民族食品，在碎玉米中加上作料，用玉米叶子包着煮或在灰火中燒熟。

作、沉思、睡觉、吃饭或者阅读司麦尔斯的《自助论》^①。他认为这本书是当代最好的著作。逢上宗教的假日，他就翻阅一本金边小开本的《马太福音》；他的母亲曾经教他怎样领悟和爱护这本书里的作一个真正基督徒的道理。

过了一个时期之后，由于遭受山岭的风雪的侵袭，他的声调变得低哑了。这种情形，据他的伙友何塞·马里诺说，似乎是他的最大的缺陷。他就经常因此而同马里诺发生争执。

“你别这样！别这样！”马里诺当着商店里雇客们的面，用一种嘲弄的语气对他说道。“你说响点，像个男子汉那样说说话看！别这样低声下气的，伪装君子！你要装蒜可太老了！你只要痛痛快快地喝酒吃肉玩姑娘，我包你声音就会清清爽爽……”

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喃喃地回答了几句，但是在马里诺的俏皮话所逗起来的笑声中，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什麼。那时候，他的伙友就揶揄地对他叫嚷：

“什麼？什麼？你说的是什麼？怎麼一点也听不见呀！……”

笑声更响了。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被大家的讥嘲和凌辱弄得满脸通红，只得走开了事。

一般來說，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在吉维尔卡并不

^① 司麦尔斯 (Samuel Smiles, 1812—1904)，英国资产阶级作家；《自助论》(“Self-Help”) 出版于一八五九年。

是一个很討人喜欢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的緣故？还是因为他的道学家的怪癖？还是因为体质的虛弱？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孤僻和不相信人？唯一对土地測量員的生活有兴趣而且对他有感情的，是一个老婆婆。她是一个車床工人的母亲，耳朵已經半聾；她也是一个有名的虔誠的女教徒，因此，对良好的习惯和严格的模范生活有着好感。除了这个虔誠的老婆婆的家以外，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什么地方也不喜欢去。他同她長時間地聊天，同她玩紙牌，評論吉維尔卡的生活，还經常談些严肃的道德問題。

有一天下午，有人来通知这个老婆婆說，貝尼特斯病在床上不能起来了。老婆婆馬上就去，看見他的确在发高烧，說胡話，在床上痛苦地翻来翻去。她給他泡了一大杯桉叶汁，兌上两杯酒，还給他准备洗一次芥末水澡，让他可以出一身大汗。他的病看来不过是一场重感冒，发了汗，肯定就会好轉。可是，这两种疗法作过了，病人也开始出汗了，高烧却不但不退，甚至有时候还升高。

黑夜来临了，开始下雪。貝尼特斯的屋子的門窗都关得严严的。为了不让冷風吹进来，老婆婆还把所有的隙縫都用破布遮住。屋里点着一支鯨魚油蜡烛，給屋子里的什物和病人的床鋪添上一层阴郁暗黃的色彩。病人由于发燒而轉側着，不住地翻来翻去。阴影随着他的动作，在他的愁苦的臉膛上，在枕头和被单之間，时长时短、

时聚时散地晃动。

貝尼特斯呼吸急促，发出些含糊不清的嚶語。老婆婆因为病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感到很沮丧，跪在悬挂床头的圣像前面祈禱起来。她俯下头，喃喃地念着，臉色蒼白而沒有表情，仿佛死人臉上拓下来的石膏模型。之后，她精神振奋了一点，站起来到床边叫他：

“貝尼特斯！”

現在病人的呼吸更加低沉而緩慢了。老婆婆蹣跚着脚尖走攏来，弯下身子仔細地瞧了好一陣。她考虑了一会儿以后，装出很平靜的声音再叫他：

“貝尼特斯！”

病人发出一声模糊的呻吟，表现出他的孤苦伶仃的痛苦，深深地打动了老婆婆的心。

“貝尼特斯！你觉得怎样了？要不要再給你弄点药？”

貝尼特斯突然使勁地轉动一下身子，双手像在赶一些看不見的虫子似地在空中揮动，睜开了那双通紅的充血的眼睛。他的目光是蒙眬的，但是很吓人。他的干裂的发紫的嘴唇弄得嘖嘖发响，喃喃地說出几句沒有意义的話来：

“不行！那根曲綫最大！你让开吧！我知道我干的是什么！让我干吧！……”

他又一下子轉身对着牆壁，蜷縮着腿，让胳膊落到

床上。

吉維尔卡没有一个医生。大家曾經向公司要求过雇一个医生,可是沒有結果。除了肺炎以外,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办法跟疾病斗争,而治肺炎却是商店里兼作江湖医生的何塞·馬里諾的专业。照顾貝尼特斯的老婆婆不知道去請这个商人帮助,叫他瞧瞧是不是肺炎,自己也想不出办法赶紧去弄些别的药物。她在屋子里轉来轉去,一筹莫展。她时而瞧瞧病人,时而把耳朵貼在門上,傾听外面下雪的声音。也許她的儿子会到这里来找她,也許有人在外面經過,她可以向他請教或者請他帮助。

有时候,病人完全寂靜无声,那是老婆婆由于耳聾沒有觉察。可是,实际上,他整夜都在痛苦地叫喚,說着胡話。附近一带到处堆着很多矿石,别的茅屋又都隔得很远,一直快到山脚下,需要高声叫喊才能听到。

老婆婆决定再給他弄一些药。她在貝尼特斯小桌子上儲备的应用东西中間,找到了一点点甘油,这使她突然想起了一个新的丹方。她把炉子又点着了,然后躡手躡脚地走到床边,看了看好一陣子都安靜着的病人,知道他已經睡着了。于是她又决定让他休息,把药留待以后热度再升高的时候給他。她过去跪在圣像前面,痛苦地長時間地祈禱着,一面禱告,一面叹气暗泣。之后,她站起来,用棉布衣服的衣角揩干了眼泪,再走到病人的床边。貝尼特斯还安靜地睡着。

“偉大的上帝！”老婆婆感動地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叫着。“啊，神聖的主！”她抬頭凝望着聖像，合着掌如痴如狂地繼續說。“您是全能的！您瞧瞧您所創造的這個孩子吧；保佑他，別把他拋棄！主喲，在天上的父喲！保佑在這痛苦的山谷中的我們吧！……”

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開始哭泣起來。她走了幾步，坐到一只凳子上，在那裡睡着了。

她突然醒了過來。蠟燭已快點完，燭淚奇怪地淌着，在燭上划出一道又闊又深的槽口，融化的鯨蠟油沿着槽口淌下來，慢慢地在燭台上凝成一團，像一個握緊的拳頭，伸出一只食指指着火焰。她把蠟燭整了整，看見貝尼特斯還熟睡着，沒有動，就俯下身子，瞧瞧他的臉。“他睡着呢。”老婆婆自言自語說，決定不去叫醒他。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在發高燒的幻景中，常常看到懸挂在他床頭的聖像。聖像被牆壁上斑斕剝落的灰粉的霞霧包圍着，和昏迷中所見的幻景混在一起了。貝尼特斯的幻景是同他平日所最關心的事情有聯系的，例如他在礦上的日常工作，他同馬里諾和魯維奧合伙做的生意，他要積蓄一筆足夠的錢到利馬去儘快地結束他的工程方面的學業，然後自己獨立從事同他專業有關的工作的願望等等。他在昏迷中看到商人馬里諾在吉維爾卡所有居民的幫助下霸占了他的錢，還恐嚇着要打他。貝尼特斯強烈地抗議，可是由於攻擊他的人太多，他不得不認

輸退却。他在逃跑的时候，在岩石上摔了一跤，可是在崎嶇的山路上一拐过弯，对面又出现了另一批敌人，吓得他浑身发抖。圣像上的主耶稣立即参加到冲突中来，一出现就把那些攻击他和盗贼都吓跑了，但是后来恰好在塔伊克先生出现的时候，耶稣却突然隐没了，丢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塔伊克先生暴怒地对贝尼特斯说：

“你给我滚蛋！你的行为糟透了，‘矿业公司’已经把你开除！混蛋，快给我滚！”

贝尼特斯可怜巴巴地交叉着手向他哀求。塔伊克先生命令两个仆人把他从办公室拖出去。于是两个索拉斯人走了过来，微笑着，似乎在讥讽他的不幸。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拖他走，还把他狠狠地推了一下。这时候，圣像上的耶稣又出现了，一切又都恢复原状。后来，耶稣又像闪电一样忽然消失。

过不了一会儿，贝尼特斯突然看见一个索拉斯人，抢走了他钱箱里的一束钞票。他向那个歹徒扑去，紧紧地追他。贝尼特斯与其说是为了被抢走的那笔钱，还不如说是为了这个印第安人讥讽的微笑，才去追赶他的。这个印第安人骑在一条鳄鱼背上，游到一条大河的中间。贝尼特斯也赶到河边，正要跳进急流，却突然感到一阵麻木，身子不能动弹。这一次耶稣头上绕着闪亮的光环，出现在贝尼特斯面前。这条河马上扩展开来，扩展到最遥远的角落，淹没了眼前一切地方。有一大群人围绕着他。

稣，等待着他的意旨，充滿着不祥的气氛。貝尼特斯突然感到非常恐惧，他模糊地但是也肯定地意識到：最后审判的时刻到了。

于是貝尼特斯开始檢查自己的良心，来預測自己的永恒归宿究竟在何处。他試圖回忆他在尘世間所作的好事和坏事。首先，他就想起了他所作的好事。他貪心地把那些好事汇集起来，严格地根据它們的重要性，摆在他思想中最显著的地位；下面，摆的是那些多少还值得討論的或者无足輕重的善良行为；而在上面，最方便的地方，在一切之上，則是那些有突出美德的善行，它們的价值一看就可見分曉，它們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也都无可置疑。然后，他再在头脑里搜求痛苦的回忆，可是却一件也提不出来。連一桩能引起他煩惱的回忆也沒有。有时候，模模糊糊地仿佛有一件坏事露出头来，可是一經根据理智仔細檢查，根据它的价值予以分类，結果也只能归入不好不坏的一类。要是进一步地予以权衡，它就更消尽了全部过錯的色彩，而代之以一种并非蒙矓的，而是正好相反的色彩。这种回忆，就在本质上成为一桩值得贊揚的行为的回忆，貝尼特斯也就真正愉快地承认，这种事是他自己干出来的。幸亏貝尼特斯很聪明，刻苦地培养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現在才能够深刻地对待这些事情，发现它們真正的确切的意义。

按照貝尼特斯的直觉，他到耶穌的面前去，已經并不

缺少什么。他在衡量这一点的时候，一阵极大的恐惧，使他深深地思索起来。他想起了一个多年未见的阿科亚的卖牧草商人，土地测量员的母亲经常向他买兔子吃的草，也总是咒骂他太贪心，太吝啬。贝尼特斯很快地联想到他自己有时候也很爱钱，而且似乎爱得过度了一点。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科尔卡一所很大的荒废的住宅里，听到了鬼魂发出来的声音；它们在黑暗里开始推门，把贝尼特斯吓得一声也不敢响。他记得第二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邻居。有人就对他说，在殖民地时期有一个西班牙大地主，在这所住宅里埋藏了金子，所以经常闹鬼。后来，夜里还是常常有响声。要想得到金子的欲望，终于把贝尼特斯迷住了。有一天半夜，黑暗里门又被推得发响了，土地测量员以为是鬼来了。

“谁？”他在床上撑起身子，害怕得牙齿发着抖地问。

没有回答，可还是继续在推门。贝尼特斯吓得冷汗直流，呼吸急促地又问：

“谁？如果你是个鬼的话，请告诉我你要什么。”

那边传来了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可怜巴巴的带鼻音的回答声：

“我是个鬼。”

贝尼特斯知道鬼来了吓得逃跑是不好的，立即问道：

“你怎么啦？你为什么没有得到超度？”

鬼几乎是带着哭声地答复他说：

“我在厨房的角落里埋了五个生太伏。就因为这个，我不能超度。请你添上九十五个生太伏，付给神父给我作场弥撒，救救我吧……”

贝尼特斯被这场冒险的意料不到的挫折激怒了，抓起一根棍子来要打鬼：

“我见到过不要脸的死鬼，可是像你这样的，还从来没有过！……”

第二天，贝尼特斯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现在，他远离了尘世，原原本本地想起了这桩事情，认定自己的行为有罪，应该受罚。可是，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他认为他辱骂鬼的那些话，是他在精神不正常的时候冲口而出的，心里并没有存着什么恶意。他并没有忘记，在道德问题上，行为的性质是根据意图，而且只是根据意图来决定的。至于他没有出钱作鬼所恳求的弥撒，那过错不在于他，而在于神父，因为神父患了严重的消化不良症，那些天不能去教堂。顺便还要说说，神父的病并不严重，他只是借故逃避履行他的一切神圣职责而已，这一点是瞒不过贝尼特斯的。最后，如果更加理智和更加严肃地分析一下的话，这件事中也许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鬼，而是他的朋友中间有人知道他为了想得到传说中的藏金而在苦恼，故意跟他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如果是这样，要是当真做了弥撒，那么这场玩笑就会带上侮辱神明的色彩，而贝尼特斯夹在中间，也就成了主谋之一了。因

此，毫無疑問，他那时候作得对，他無意識地保卫了教会严肃的法規，所以，他的行为也就大有功劳，足以贏得上帝的獎賞。貝尼特斯受到这种奇特而又紊亂的推理的鼓舞，就把这件事情的回忆放在他所有回忆的中間的位置。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他从未感到过的出自他生命深处的感觉。他意識到他已經来到了耶穌的面前。于是，他的心头充滿了光明，使得他看到了整个过去、現在和将来的時間和空間，看到了事物各部分和整体，領会到了极限的本质意义和永恒意义。智慧的光芒籠罩着他，使得他一下子領悟到他在上帝安排的命运中所担負的永恒使命，領悟到这一使命的感情和理智，抽象和具体，黑夜和白天，奇数和偶数，部份和整体的意义。这时候，他自己完全不能独立地作什么、想什么、爱什么和感觉什么。他自己个人的存在，已經无法从紧密地和他結合在一起的周圍的事物中分割开来。由于耶穌和他的神幡飄过他的心头，他听到了上帝的无穷无尽的圣乐。后来，他苏醒了过来。当他感到自己远离了上帝，失去了諧和的天国，注定要无依无靠，永远在一个沒有晴雨晨昏的、晦暗难測的境界漂泊徬徨的时候，他的心灵深处感到一种从未經歷过的难以描摹的痛苦，就像不得不咀嚼一种吞咽不下的黑暗的苦果而哽塞了一样。他內心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不幸，并不是由于失去天国而引起，而是由于他在耶穌脚下的时候，看到了或者是感到了后者的神圣的臉上显露出

的那种极度悲哀的表情。啊，那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悲哀啊！那是一种连有两个嘴的神秘的谜之壶也装不了的悲哀啊！由于这巨大的悲哀的影响，贝尼特斯感到了一种无限的绝望的伤痛。

“主啊！”贝尼特斯喃喃地祈求道。“您至少别这样悲哀！至少把这悲哀的一小部份让我为您承受！至少，让那反光的小石子来帮助我反映您的巨大的悲哀吧！”

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

“主啊，熄灭您的悲哀的明灯吧，我没有胆量来反映它！我的勇气怎么样了呢？我的勇气到哪儿去了呢？噢，主啊！您给了我勇气，而我这贪恋生命的可怜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让它在生命的深渊中凝固！”

贝尼特斯哭得死去活来。

“主啊！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我是您的可怜的迷途的羔羊！我什么时候曾经像亚当那样从来不計晨昏昼夜！我什么时候曾经挽留伊甸园的静谧时光，从变动中保持永久！我什么时候曾经像单纯的生物那样，一爪一啄、一石一卵、一寸一尺地开拓我的边疆！我什么时候曾经试探着寻找真理，上下求索，一直向前，扩展我的道路！……”

寂静笼罩着，一切都是虚无缥缈。

“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条忘恩负义的得不到您宽恕的小虫！我要是没有生下来该多好！至少，我也

應該長留在茧子里，永生在沒有破曉的前夜中！茧子是幸福的，它們是天國的珍寶，虽然是沉睡着但还孕育着生命！前夜是幸福的，它沒有變成也將永遠不會變成明朗的白晝！我希望自己只是未破的蚕茧，只是朦朧的星云，只是隱約未發的音樂的旋律，主啊！……”

貝尼特斯極其悲痛地叫了一聲，然後又是深深的寂靜。

* * *

貝尼特斯突然醒來了。滿屋子早晨的陽光。貝尼特斯的床邊，站着何塞·馬里諾。

“你過得真舒服，老弟！”馬里諾交叉着胳膊叫道。“十一點了，你還躺在床上！起來，快起來！今天下午我要上科爾卡去。”

貝尼特斯的身子動了一下：

“你上科爾卡去？今天就上科爾卡去？”

馬里諾急速地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

“是的，老弟！快起來！讓我們清一清帳！魯維奧已經在店里等着我們了……”

貝尼特斯在床上坐起來，身子還在發抖：

“好吧。我這就起來。我還有點兒發燒，但這並不礙事。”

“你發燒？別耽擱了，老弟！起來，快起來！我在店里等你。”

馬里諾走了，貝尼特斯开始穿衣服。他按照老习惯小心地穿起来：袜子、衬裤、内衣、衬衣，什么都得适应他当时的健康情况。既不多穿，也不少穿。

下午一点的时候，何塞·馬里諾騎的馬已經备好鞍子，等在商店門前。馬里諾的侄子用根绳子牵着它。商店里面，人們高声談論着，不时傳出哄笑声来。馬里諾、魯維奧、貝尼特斯之間的帳已經清理过；現在，他的两个伙友，和出納馬丘卡、教員薩瓦拉、警官巴尔塔薩里、塔伊克先生以及威斯先生，正在为他餞行。酒一杯一杯地喝下肚去。馬丘卡已經有了几分醉意，戏謔地問馬里諾：

“你把罗莎达交給誰呢？”

格拉西拉·罗莎达是馬里諾的許多情妇之一。她年紀十八岁，是山区妇女的典型美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褐紅色的两頰显得很純朴天真。她起先是矿上一个記工員的情妇，被他从科尔卡带到这里来的。她的两个姐妹特雷薩和阿耳維娜，为矿区的奇妙生活所吸引，也跟着她来了。矿区生活的神秘，对純朴的容易着迷的乡下人來說，具有一种奇特的不能抵擋的誘惑力。她們三个人都是从家里逃跑，来到吉維尔卡的。她們的双亲是上了年紀的貧苦农民，为她們哭了很久。到了吉維尔卡，这几个女孩子开始干活；她們做契恰酒^①卖。这项营生使她們

① 契恰酒(chicha)，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农村中用玉米醱制的一种酒。

不得不經常同顧客們一道喝酒，喝醉。記工員不久就厭倦了格拉西拉的這種生涯，拋棄了她。幾個星期以後，何塞·馬里諾就把她弄到了手。關於特雷薩和阿耳維娜，在吉維爾卡也傳布着很多的謠言。

馬里諾在馬丘卡的連續催問下，爽快地回答說：

“要是你願意，我們拿她來賭一場骰子好啦。”

“對，對！來賭一場骰子！賭一場骰子！我們大家一起來賭！”巴爾塔薩里接口說。

他們在櫃台旁圍成一圈。所有的人，包括貝尼特斯在內，都喝醉了。馬里諾把骰子弄得嘩嘩直響，叫道：

“誰作庄？”

他拋下骰子，用手指依次指着在場的人數起來：

“一、二、三、四！你作庄！”

首先該是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作庄。

“可是我們賭什麼呢？”貝尼特斯手里拿起骰子問。

“你擲得啦！”巴爾塔薩里說。“你沒有聽說我們賭的是羅莎達嗎？”

貝尼特斯儘管已經喝醉，還是不安地回答：

“不，老兄！拿骰子來賭一個女人可不成！我們賭一杯酒好了！”

一陣責備、辱罵和嘲諷，淹沒了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胆怯的顧慮，這一場骰子就賭起來了。

“好！叫他請大家喝一杯！慶祝他繼承這個姑娘！”

警官巴尔塔薩里贏得了罗莎达，吩咐給大家斟上香檳酒。馬丘卡湊攏去，对他說：

“你到手的混血姑娘多么妙喲，警官！她有这样大的屁股呢！……”

出納一面說着，一面把胳膊圍成圓圈，作了一个难看的貪饒的鬼臉。警官想着罗莎达，眼睛也閃閃發亮了。他問馬丘卡說：

“可是現在她住在哪里？我已經好久沒有看見她了。”

“在大水井那邊。現在就叫人去把她弄來！”

“不，老弟！現在不成。現在是白天。人家會瞧見我們的。”

“什么人家不人家的！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干活去了。叫人去把她弄來！快！”

“不行。這不過是開開玩笑。你以為馬里諾會把這姑娘放手？要是他一去不再回來了，那行。可是他只不過到科爾卡去幾天……”

“這有什麼關係？贏了就是贏了嘛。你這是裝糊塗！那女人可迷人哩！我就喜歡胡搞！把她弄來得啦！而且，你是警官，由你發號施令！瞧你多傻！管他娘的！去吧，警官！”

“你想她會來嗎？”

“當然會來！”

“她跟誰住在一起？”

“她是单身，跟她的姊妹，那也是两个顶呱呱的姑娘。”

巴尔塔薩里搖着鞭子思考了一会儿。

几分钟以后，何塞·馬里諾和警官巴尔塔薩里两个人走到門口。

“去，庫丘，”馬里諾对他的侄子說。“到罗莎达姑娘們的家里去，叫格拉西拉姑娘到店里来。你說我要出門去，在这儿等着她。她要是問你我同誰在一起，你不要告訴她有誰在这里。你說就我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听見了嗎？”

“听見了，叔叔。”

“別把这話忘了！告訴她就我一个人，店里沒有別人。你把馬放开，拴在柜台脚上。去吧，赶快跑！快去快回！……”

庫丘把系馬的繩子一头拴在柜台脚上，去办他叔叔吩咐的事了。

“快跑！快跑！”馬里諾和巴尔塔薩里催着他。

何塞·馬里諾对所有于他多少有用的人物，总是曲意奉承。他对警官的奉承簡直是无限限制的。甚至在他搞女人的事情上，馬里諾也給他帮忙。他們經常帶着一个警备隊員，晚上到矿工的宿舍里和矿井的工地上巡行。有时候，巴尔塔薩里就留在某个矿工的家里，同矿工的妻子、姊妹或者母亲过夜。那时候，警备隊員就独自一个人

回到队部去，而馬里諾也同样独自一个人回店。商人为什么要逢迎警官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目前，是因为商人就要离开矿区了，商店交给在过假期的教员薩瓦拉代管，因此要求警官监督一下业务进行的情况。而且，警官现在正在商店里大量地替他消费货物，并且还叫其他的人也这么办。时间刚刚下午三点，何塞·馬里諾已經卖掉了很多瓶的开胃酒、香檳酒、白兰地、威士忌等等。可是，这些不过是起一时作用的微不足道的因素，还有别的起长期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因。何塞·馬里諾同雇工以及“矿业公司”的經理們打交道的时候，警官巴尔塔薩里是他得力的帮手。只要某个矿工不承认一笔帳，不接受太低的工資，或者拒絕在夜間某个时候或假日干活，馬里諾拿他沒有办法，就去向警官求援。警官就把那个工人关起来，“踩杠子”（秘魯監獄中施行的一种刑罰），或者用鞭子打一頓。同样，如果馬里諾不能直接从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那儿得到这样那样的利益和方便，或者得不到一桩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也去找巴尔塔薩里。巴尔塔薩里就运用自己的权力所产生的影响，从老板們那里为何塞·馬里諾取得一切他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商人现在情愿当众把自己的情妇让給警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一会儿，格拉西拉由庫丘陪着，在街角出现了。商店里的人都躲了起来，只有何塞·馬里諾，尽量装作沒有

喝醉，走到門口。

“進來，”馬里諾愛憐地對格拉西拉說。“我要走了。進來吧。因為我要走了，才派人去叫你來的。”

格拉西拉羞怯地說：

“我原來以為你就這樣走了，對我連聲再見也不說了
呢。”

商店里突然爆發出一陣笑聲，所有在場的人一下子都出現在格拉西拉面前。格拉西拉漲紅了臉，不知所措地朝牆邊退了一步。這些人圍住了她，有的人握她的手，有的人摸她的下巴。馬里諾笑嘻嘻地對她說：

“你坐下，坐下。這是給我餞行。你要喝點什麼呢？這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老板！我們偉大的親愛的警官！你坐下，坐下。要喝點什麼？……”

門半掩着，庫丘在門外牽着馬，坐在門檻的木樞上等着。

下起雪來了。好幾次有人想到店里來买东西，但是都不敢進去就走了。一個神色憂傷的印第安婦女急忙地跑來。

“你叔叔在家嗎？”她氣喘吁吁地問庫丘。

“是的，他在家。干嗎？”

“我有要緊的事。我媽媽快死了，問他買點藥。”

“那就請進去吧。”

“可是誰知道有沒有人跟他在一起？”

“有許多老爺跟他在一起。你進去吧……”

那女人躊躇不決，待在門外等着。她臉上苦惱的神色越來越顯著。庫丘沒有放開系馬的繩子，拿起一根紅鉛筆頭在練習本上畫着秘魯的國徽玩兒。那女人絕望地走來走去，不敢進商店的門。她偷偷地看看裏面在干什么，又停下來聽一聽，再來來去去地走着。她問庫丘：

“誰在裏面？”

“警官。”

“還有誰？”

“出納、工程師、老師、兩個美國佬……都喝醉了。他們在喝香檳酒。”

“可是我聽見有個女人的聲音！……”

“那是格拉西拉。”

“就是羅莎達嗎？”

“是的。我叔叔吩咐我把她叫來的，因為他就要走了。”

“唉，我的天哪！他們什麼時候才走呢？他們什麼時候才走呢？……”

那女人開始哭泣起來。

“你干嗎哭啊？”庫丘問她。

“我媽媽快要斷氣了，可是堂何塞那兒又有人……”

“那我就去叫我叔叔，讓他賣藥給你……”

“誰知道他會不會發脾氣……”

庫丘往里面看了看，胆怯地叫道：

“何塞叔叔……”

鬧酒正鬧得起勁。店里傳出一陣陣嘻笑叫嚷相混的喧鬧和令人作嘔的酒氣。庫丘接連叫了好幾聲。何塞·馬里諾終於走了出來。

“什么事，鬼東西？”他怒氣沖沖地對侄子說。

庫丘看見他的醉態和狂怒，吓得往後退了一步。那個女人也閃到一旁去了。

“有人要買藥。”庫丘站在遠處咕噥說。

“什麼藥不藥，你這婊子養的！”何塞·馬里諾咆哮着，怒不可遏地向他侄子沖去，狠狠地劈頭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

“鬼東西！”商人一面踢着他一面叫罵。“笨驢！總是跟我找麻煩！”

幾個行人走來護着庫丘。買藥的女人到馬里諾面前跪下求他：

“您別踢他了，老爺！他是為了我。是我讓他叫的。要踢就踢我吧！要踢就踢我吧！……”

那個女人被踢着了幾腳。何塞·馬里諾被惱怒和醉酒弄得昏了頭，繼續任意地亂打亂踢了一陣，直到警官出來攔住他才罷休。

“你這是干嗎，親愛的馬里諾？”警官拉住他的衣襟對他說。

“請原諒，警官！”馬里諾謙順地回答。“我請您原諒。”

兩個人走進了商店。庫丘滿臉是血，躺在雪地上號哭。印第安女人站在庫丘身邊，也在痛苦地哽咽：

“不過叫了他一聲，他就打你。就是這麼一點兒事！我也挨了打，就是因為要買藥！……”

一個印第安孩子哭着跑了過來：

“恰娜！恰娜！媽媽死啦！快去！快去！媽媽斷了氣啦！……”

來買藥的恰娜趕忙就跑，那印第安孩子哭着跟在後面。

何塞·馬里諾的馬被驚跑了。庫丘擦干眼淚和血跡，跑去找馬。他知道，要是馬跑了，那就會像他叔叔威脅要打他的時候常說的“當心你的屁股”了。虧得他把馬牽了回來，於是仍舊在商店半開半掩的門旁坐着。他彎過身子偷偷地看了看。商店里現在在幹什麼呢？

何塞·馬里諾手里拿着酒杯，在門背後跟“礦業公司”經理塔伊克先生偷偷地在談話。他用阿諛奉承的聲音說：

“可是，塔伊克先生，我是自己親眼看到的……”

“多謝你的幫忙，但是這事有危險。”經理滿臉通紅，微笑着回答。

“哎，塔伊克先生，您就決定好啦，包您沒錯兒。魯維

奧有病。她(指的是魯維奧的妻子)并不愛他。而且，她想您真想死了呢。我看出來了。”

經理總是在微笑：

“可是，馬里諾先生，魯維奧會發覺的。”

“我擔保他發覺不了，塔伊克先生。我敢拿我的頭來擔保。”

馬里諾喝掉了杯里的酒，直截了當地又說：

“您是不是要我哪一天把魯維奧帶出吉維爾卡，讓您試試？”

“好吧，等等再說吧。等等再說吧。謝謝你。你真好……”

“塔伊克先生，您要知道，辦您的事兒，我可是不辭勞苦的哩。我是您的朋友，當然，是您的最卑微不足道的朋友，或許，也是排在最末尾的一個朋友，然而也是真正的朋友，隨時準備豁出性命來為您效勞。塔伊克先生，我是聽您使喚的僕人，您的微不足道的朋友！”

馬里諾深深地把腰彎了下去。

這時候，威斯先生在商店的另一頭叫商人：

“馬里諾先生！再給大家來點香檳酒！……”

何塞·馬里諾飛跑過去給大家斟酒。這時候，格拉西拉已經醉了。她的情夫何塞·馬里諾把自己秘密調制的一種藥酒給她喝了。僅僅一杯就把她灌醉。警官在一旁低聲對馬里諾說：

“了不起！了不起！有本領。她有这一杯就够了……”

“这里面，”馬里諾得意洋洋地回答。“我还不曾掺很多厉害东西呢。否則她早就服服貼貼啦……”

他拥抱巴尔塔薩里，接着說：

“警官，一切都該归您消受。一切都为了您。別說这一点‘迷药’了！別說这一个女人了！請您相信，我連命都是您的！”

格拉西拉受了“迷药”的刺激，无缘无故地又唱又哭。她又突然停住，独自跳起舞来。大家都笑着鼓掌，对她献殷勤。格拉西拉手里端着酒杯，身上圍巾也沒有披，搖搖晃晃地站着，說：

“我是个不幸的姑娘！堂何塞！你过来！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請过来呀！我只是个挺可怜的姑娘……”

嬉笑声和叫嚷声响了起来。何塞·馬里諾挽着警官，当着所有在场的人像对一个瞎子那样地对她說：

“你瞧見嗎？这是警官大人。在吉維尔卡，除了我們的老板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以外，最大的人物就数他了。你瞧見嗎，他在这里，跟我們在一起？”

格拉西拉用蒙眬的醉眼瞧着警官。

“是的，我瞧見了。是警官大人。是他……”

“很好。我不在这里的时候，警官大人会来照顾你。你明白嗎？由他来照顾你。一切事情，所有事情，都由他代替我……”

馬里諾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俏皮地做着鬼臉；他又接着說：

“你要像服从我一樣服从他。聽見了嗎？聽見了嗎，格拉西拉？……”

格拉西拉回答着，慢吞吞地，眼睛幾乎完全閉上了：

“嗯……很好……很好……”

後來她的身子搖晃起來，幾乎要跌倒。出納馬丘卡放聲大笑。何塞·馬里諾作了個手勢叫他別响，又對巴爾塔薩里使眼色，告訴他機會已到。其餘的人也同時低聲對巴爾塔薩里說：

“行啦，警官！上吧！上吧！”

警官只是笑着喝酒。

格拉西拉為了免得跌倒，抓住了櫃台，蹣跚踉蹌地走過去坐下來，大聲地叫着：

“堂何塞！到我身邊來！快來！……”

何塞·馬里諾又向巴爾塔薩里示意，叫他到羅莎達身邊去。巴爾塔薩里沒有答理，又喝了一杯酒。不一會兒，巴爾塔薩里完全醉了。他連着要了好幾次香檳酒。其餘的人也都醉了，已經完全神志不清。魯維奧高聲嚷叫着，同塔伊克先生談論國際局勢；另一邊，教員薩瓦拉，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和威斯先生，圍成了另一個圈子。何塞·馬里諾和警官巴爾塔薩里總是圍在格拉西拉身邊。羅莎達把馬里諾抱住了一會兒，但是馬里諾輕輕地脫身

出来，把巴尔塔薩里推到格拉西拉的怀抱中去。那姑娘发觉了，猛然把警官推开。

于是馬里諾生气地命令她說：“你吻一吻警官大人！”

“不！”格拉西拉似乎明白过来了，用力地回答說。

“让她去！”巴尔塔薩里对馬里諾說。

可是，这个承包雇工的商人已經发了脾气，坚持着說：

“格拉西拉，我对你說，吻一吻警官！”

“不！决不！决不这样，堂何塞！”

“你不吻他嗎？你不听我的吩咐？好，等着瞧吧！”商人咆哮起来，又去准备“迷药”了。

夜晚来临的时候，商店的門严严地关了起来，沉沒在黑暗里。除去已經睡着的貝尼特斯以外，所有在場的人，一个挨一个地蹂躪了格拉西拉的肉体。先是何塞·馬里諾，然后是巴尔塔薩里，都慷慨地把这个姑娘献給朋友們。最先享受这个牺牲品的，当然是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这两个老板。其余的人則按着他們社会地位和經濟地位的次序，輪着上場：警官巴尔塔薩里，出納馬丘卡，工程师魯維奧，教員薩瓦拉。由于謙虛和客气，何塞·馬里諾排在最后。他在瘋魔似的喧鬧声中干着这个勾当。在黑暗中，馬里諾又說，又叫，又嚷，一面干着这种可怕的丑事，一面和他的帮凶說着下流丑恶的言詞。只有粗重窒悶的喘息声，表明格拉西拉还活着。最后，何塞·馬里諾

发出了一阵沉浊的可怖的大笑……

商店里点起灯来的时候，只见柜台上的打破的瓶子杯子，满地横流的香檳酒，零乱的撕碎的衣服，汗水淋漓的苍白的脸。有的衬衣袖口和衣领上，沾着一滴滴发黑的血迹。马里诺把水倒在一只脸盆里，给大家洗手。大家围成一圈正在洗手的时候，忽然一声枪响，把脸盆打得飞了起来。警官张嘴哈哈大笑；是他放的枪。

“我想试试你们！”巴尔塔萨里说，把手枪收起。“可是我看你们都吓得发抖了。”

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醒了过来。

“格拉西拉呢？”他揉着眼睛问。“已经走了吗？”

塔伊克先生一面擦眼镜，一面说：

“巴尔塔萨里先生，得把她叫醒了。天已经黑了，我看她应该回家去了。”

“对，对，对！”警官说着，显得正经起来。“是应该叫醒她了！马里诺，你去吧，你那么有本事！”

“哎哟！”商人嚷道。“这可难啦！要解‘迷药’，除了睡觉，没有别的办法。”

“可是，不管怎么样，”鲁维奥反驳道。“也不能把她这样丢在地下不管呀……你说对不对，塔伊克先生？”

“啊，对，对！”经理抽着烟斗说。

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走到格拉西拉的身边，其余的人跟在后面。罗莎达躺在地下，一动不动，头发散乱，

衣裙不整，裙边还掀起一半。他們叫她，使勁搖她，可是她並沒有醒过来的样子。他們拿来一支蜡烛，又喚她，搖她。沒有用，她依然一动不动。何塞·馬里諾把耳朵貼到姑娘的胸口，其余的人沉默地等待着。

“他媽的！”商人嚷着，站了起来。“她已經死啦！……”

“死啦？”所有的人都惊愕地問。“別胡說八道了。这不可能！”

“真的，她死了。”格拉西拉的情夫滿不在乎地回答。“这一下我們可乐够啦。”

这时候塔伊克先生严肃地低声說：

“好吧。誰也不要說出去。你們都听見了嗎？一句話也別說！現在應該把她送回家去。告訴她的姐妹們說她突然病了，让她好好休息，睡一觉。到了明天，她們发觉她已經死了，也就什么事都沒有了……”

其余的人都表示同意，就照这么办了。

晚上十点钟，何塞·馬里諾上馬出发到科尔卡去了。第二天，格拉西拉出殯。吉維尔卡的警官，由薩瓦拉、魯維奧、馬丘卡和貝尼特斯陪同，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走着。死者情夫的侄子庫丘，远远地跟在这个队伍的后面。

那天在店里的人，都若无其事地談着話，平靜地从墓地走回去。只有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一个人心事重重。測量員是那天在店里的一伙人中間唯一对格拉西拉的死感到悲哀甚至有些悔恨的人。貝尼特斯心里知道，罗莎

达的死不是好死。当然，他睡着了，那些人在黑暗里对格拉西拉干了些什么事，他一点也没有看见；可是他非常怀疑，尽管是模模糊糊地怀疑。贝尼特斯送葬回去以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后悔不该参加商店里的那件事。这种事他是不习惯的，也是他在原则上所厌恶的。他躺到床上，沉思默想，后来，也就睡着了。

当天下午，死者的两个姊妹：特雷萨和阿耳维娜，突然来到“矿业公司”经理塔伊克先生的办公室。她们是哭着走来的，由另外两个跟罗莎达姊妹一样卖契恰酒的印第安女人陪伴着。阿耳维娜和特雷萨要求见老板。等了一会儿以后，她们就被引到那个美国佬的面前；当时，他的同胞副经理威斯先生恰好也在办公室。两个人嘴里都叼着烟斗。

“你们有什么事？”塔伊克先生冷冰冰地问。

“老板，我们到这里来，”特雷萨哭着说。“是因为吉维尔卡的人大家都在说，格拉西拉是被谋杀的，不是自己死的。人家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店里把她灌醉了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来请您老板伸冤。他们就这样把一个可怜巴巴的女人杀死了，倒什么事也没有……”

她哭得说不下去了。

塔伊克先生冒火了，急忙地问：

“这是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老爷，都这么说……”

“你們到警官那儿去告状了嗎？”

“我們去了，老板。可是他對我們說，這不過是謠言，沒有這回事。”

“既然警官這樣回答，那麼，你們為什麼還要上這兒來？為什麼還要相信這種蠢話和謊言呢？別再傻里傻氣了，好好地回家去吧。人已經死了，哭啊鬧啊都沒有用了……走吧！走吧！”塔伊克先生像長輩那樣地說着，自己也準備走了。

“走吧！走吧！”威斯先生叼着烟斗來回踱着，也以保護者的口吻說。“別理這些亂七八糟的話。我們是不管這種胡說八道的事的。請走吧……”

兩個老板擺出尊嚴而專橫的架子，給羅莎達姊妹指着出去的門，可是，特雷薩和阿耳維娜停住哭泣，憤怒地齊聲嚷起來：

“就凭着你們是老板！愛怎麼干就怎麼干，把我們攆走，就因為我們來訴苦告狀！是你們殺死了格拉西拉！是你們殺死了她！是你們殺死了她……”

進來一個仆人，一下子把她們推了出去。兩個姑娘又是咒罵又是號哭，走遠了。另外兩個賣契恰酒的女人，也咒罵着號哭着，跟在後面。

二

何塞·馬里諾是因为有紧急事情才到科尔卡来的。他在科尔卡也有一片商店，平时由他的弟弟馬特奧負責照管。另外，馬里諾兄弟还在科尔卡开着一个給吉維尔卡的矿区招募工人的招工处。总括起来說，“馬里諾兄弟商行”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科尔卡和吉維尔卡的两片商店，另一部分是給“矿业公司”招募工人的招工处。

“矿业公司”和“馬里諾兄弟商行”簽訂了一个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是：“馬里諾兄弟商行”享有給上述美国企业在吉維尔卡的矿区供应所需全部劳动力的专利；同时，为了繼續招募工人的便利，它也享有专门供应和出售矿区所需食品和貨物的特权。因此，“馬里諾兄弟商行”經營的是中間代理人业务。一方面，他們是工人的真正的大老板；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为美国企业服务的代理人或工具。

和“矿业公司”簽訂的这个合同，使馬里諾兄弟很快就发了財。吉維尔卡发现矿藏之前，他們本来是科尔卡的小买卖商人，現在却变成了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整个秘

魯中部逐漸都知道了他們的名字。单单是他們科尔卡和吉維尔卡两处商店的貨物的流轉，就表明了为数可观的資本。何塞·馬里諾在吉維尔卡的商店那个狂欢之夜和格拉西拉之死以后到科尔卡来，正是“馬里諾兄弟商行”要决定购买瓦塔卡一处金矿的时候，而这也就是何塞·馬里諾科尔卡之行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他抵达的当天晚上，两兄弟吃过晚飯長時間商談的过程中，有关吉維尔卡招募工人的一些問題突然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何塞·馬里諾在离开吉維尔卡之前，曾經和塔伊克先生就這個問題長談过一次。在紐約的“矿业公司”經理处，要求該公司所屬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所有矿区增加錫砂的产量。采矿总公司通知說，美国即将参加欧战，因此各公司必需立即儲存一大批矿砂，以备一接到紐約的电报，就运到美国的軍火工厂去。塔伊克先生当时严厉地对何塞·馬里諾說：

“限你在一个月以內給矿上增加一百名工人……”

“塔伊克先生，我将尽力而为。”馬里諾回答。

“啊，不行！不要这样对我說。你一定得照办。对生意人說来，沒有办不到的事……”

“可是，塔伊克先生，您知道，現在很难从科尔卡弄工人来。印第安人已經不願意来了。他們說这儿太远。他們要加工錢，要把家屬也带来。开头时的那股热心已經过去了……”

塔伊克先生一本正經地坐在辦公桌前面，抽了一口烟斗之后，就斬釘截鐵似地打斷了何塞·馬里諾的解釋的話：

“行啦，行啦。一個月內要一百個工人。一個不許少。”

然後，塔伊克先生板着面孔走出了辦公室。何塞·馬里諾又擔心又沒有辦法，跟着他走了幾步。但是，老實說，這樣的一番談話，非但沒有影響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如果他們之間的关系可以說是友誼的話——反而更加强了。何塞·馬里諾回到商店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他的朋友出納馬丘卡，去把塔伊克先生請來參加他的餞行會。

“請你去把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請來。”

“这可難辦。”

“不見得，老兄。你去請他們來。你要像你自己邀他們那樣，別讓他們知道是我叫你去的。你對他們說只要來幾分鐘就行了。”

“這不可能。現在美國佬在辦公。你知道他們只能在傍晚到店裡來。”

“不，老兄。你就去吧，去吧，我的好朋友。何況現在已經快到午飯的時候了……”

馬丘卡去了，終於把兩個美國佬請了來。於是何塞·馬里諾就盡力奉承和招待塔伊克先生，當然，他這樣做，

一点也不能改变“矿业公司”要把錫砂运到美国去进行世界战争的迫切要求。

“美国佬一到店里，我就又跟他谈起这件事。”何塞·馬里諾告訴他在科尔卡的弟弟說。“他又对我說，这并不是他的事情，他不能不执行总公司的命令，他感到很抱歉。”

“可是，現在我們怎么办呢？”馬特奧說。“在吉維尔卡当地，或者附近地方，难道都找不到印第安蛮子嗎？索拉斯人呢？”

“索拉斯人！”何塞譏嘲地說。“我們早就把索拉斯人弄下矿井去了，所以也早就完蛋了。愚笨野蛮的印第安人！他們笨手笨脚，不知道怎么对付机器，都死在矿坑里了……”

“那么，这事怎么办呢？我們能怎么办呢？”馬特奧又不安地問。

“签了契約的工人有多少？”何塞反問。

馬特奧翻翻帳本，数数契約說：

“有二十三个，應該在这个月二十号以前就出发到吉維尔卡去的。”

“你派人去叫过他們嗎？他們怎么說？”

“大約十五天前，我找到了他們几个，也許是九个。他們答应我上星期末去吉維尔卡。要是他們还没有去，就得再去找他們，催他們动身。”

“省长在这儿嗎？”

“在，他在这儿。”

“很好。那么我們明天就去向他要两个警备队员，立即去找那些混血儿去。他们住在哪儿呢？翻翻契約看……”

馬特奧又翻看那些契約，一个一个地念訂了契約的工人的名字和住址。然后他說：

“明天可以一起去找克魯斯、皮奧、格拉多斯老头和混血儿劳烏倫西奧。从乔科达可以到孔拉，再到昆瓜伊，三个地方順路……”

何塞急忙回答說：

“不，不，不。明天要把你說的九个人統統找到，不管天黑天亮……”

“唔，好吧，当然可以。可以都找到。拿些錢、甘蔗酒、古柯叶^①和香烟給两个警备队员，就行了……”

“就是，就是！”何塞決定說。

两个人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他們脚上都穿着黄皮鞋，圍着大絲圍巾，穿得很考究。馬里諾兄弟是摩雁多^②人，大約十二年前，来到山区定居下来，开始在科尔卡的

① 古柯(coca)，南美洲的一种土生灌木，叶子有麻醉性，当地人民喜欢嚼这种叶子。

② 摩雁多(Mollendo)，秘魯阿雷基帕州的首府，太平洋岸的一个港口。

商业街開設一家小雜貨店，販賣一些蔗糖、肥皂、火柴、煤油、鹽、辣椒、糖酥、大米、蠟燭、麵條、茶葉、巧克力糖、甜酒等生活必需品。他們用什麼錢開始做買賣的呢？老實說，誰也不知道底細。只是聽人說，他們原來在摩雁多的火車站上做腳夫，積攢了四百個索爾^①，這就是他們帶到山區來的全部資本。他們原來窮人的習慣和思想，又是怎麼樣和在什麼時候變成了商人和資產階級的習慣和思想的呢？難道說，他們成了科爾卡的雜貨店老板以後，他們的社會的社會基礎還會依然是昔日摩雁多的勞動者的社會基礎嗎？一九〇九年六月的一天晚上，馬里諾兄弟一躍而升上了新的社會階級。這個變化是令人感動的。歷史的跳躍既冷酷又血腥，甚至是幾何形狀的，就像競技場上的數目字。

那一天是科爾卡的市長的命名日，馬里諾兄弟和其他頭面人物一道被邀出席市長的宴會。這是他們第一次被邀參加科爾卡上流社會的活動。這個邀請從這麼高的地位降臨到他們身上，來得又那麼突然，起初竟使馬里諾兄弟又粗野又戲劇性地狂笑不已，因為他們兩個中間，沒有一個敢於去應付這樣的一場冒險。不管是何塞還是馬特奧，都怯於到權貴們中間去周旋，不願意出席宴會。他們的窮人的臟腑，還不能適應那樣的氣氛。因此，兩個

^① 索爾(soles)，秘魯貨幣單位。

人发生了一场争执。何塞叫馬特奧去出席宴会，馬特奧却反过来要何塞去。最后他們决定拿一个生太伏来賭：誰是字，誰是背。結果是馬特奧去吃市长的那頓飯。他戴起呢帽，穿上上等毛料的衣服，賽璐璐領子和袖口的衬衣，系上領帶，脚上是新漆皮鞋。馬特奧感到自己衣冠楚楚，要不是皮鞋开始把他的脚夹得发痛的話，他簡直已經觉得自己真是个資產階級了。这是他第一次穿皮鞋，而且又没有另一双可适合这天夜晚穿的。馬特奧坐了下来，痛得歪着臉說：

“我不去了。我痛得厉害，几乎迈不开步了……”

何塞央求他說：

“可是这是市长請客呀！你想，跟市长一家、省长、博士以及科尔卡所有的上流人物在一起吃飯，多么光彩！去吧！別傻了！你要知道，要是这回你出席了宴会，以后大家就总会請我們，法官，医生，甚至到这里来的議員。人家以后也就会把我們看作科尔卡的头面人物。一切就靠今天晚上。你瞧着吧。只要我們进了社交界，其他的一切，財產呀，名誉呀，就都随着来啦。拉上了关系，什么都能办到。我們怎么还会有做穷人給人家瞧不起的日子呢？……”

天已晚，宴会的時間近了。經過何塞一再的央求，馬特奧終於忍住鞋子夹脚的痛楚，鼓起勇气，去出席宴会。馬特奧拼命地忍受着。他免不了要一瘸一拐地走路。他

在好奇的人群中間經過，走進市長的客廳的時候，腳在什么东西上面碰了一下，因此鞋就夾得使他更痛了。他痛得幾乎要跳起來，恰巧市長夫人到門口來迎接他，那時候，馬特奧·馬里諾不知怎麼一來把他痛得要跳的姿勢當場變成了一個毫無破綻的討人喜歡的屈膝禮。馬特奧正確地向市長夫人致敬：

“夫人，非常榮幸……”

他握了握市長夫人的手，以穩定、瀟灑甚至帶有節奏的步伐，走去就坐。歷史的橋梁，階級和階級之間的橋梁，就這樣走了過去。幾天之後，市長夫人對丈夫說：

“馬里諾這個人看來挺討人喜歡。以後總要邀請他才好。”

在科爾卡，馬里諾兄弟除了庫丘之外沒有別的親屬。庫丘是馬特奧和一個賣契恰酒的女人的兒子。那個女人已經同另一個情夫逃到沿海地區去了。

馬特奧現在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和商店的鋪面相連；這房子和商店都是“馬里諾兄弟商行”的產業。現在，他們兩兄弟就在這所房子的一間房間里商談着買賣和計劃。

“吉維爾卡的生意怎麼樣？”後來馬特奧問他的哥哥說。

“平平常常……美國佬厲害得很。特別是塔伊克先生，實在難說話。那傢伙！簡直是揪住了我的耳朵！”

“可是，哥哥，你應該想法子抓住他……”

“抓住他！抓住他！”何塞用狡詐譏諷的口吻連連地說。“你以為我沒有想出種種辦法抓他嗎？……這兩個美國佬真混蛋。我幾乎每天讓馬丘卡、魯維奧或者巴爾塔薩里邀他們到店裡來。他們來了，就喝酒，而且總是我請客。我常常給他們弄姑娘，一起到工人宿舍裡去胡鬧。我還請他們吃過好幾次飯。最後……還給他們干牽綫拉皮條的事……”

“對啦！你就該這麼干！”

“你知道我叫塔伊克先生轉什麼念頭嗎？”何塞笑着對馬特奧說。“我知道他是個迷了心窍的色鬼，就對他說，魯維奧的老婆想他想到要死。我走的那天還這麼對他說來着，因為他剛剛拿工人的問題來逼迫我，我就想這樣來哄他，讓他軟下來，收回一個月裡要一百個工人的要求……”

“結果怎麼樣？”

“沒辦法。這美國佬只是像傻子般地呵呵笑着。差一點兒給魯維奧聽到，知道了我說的話。後來，我想灌醉他，可是他也沒有屈服。最後，我把巴爾塔薩里叫來，要他假裝不知道似地對他露點口風。可是這也沒有把他抓住。他對巴爾塔薩里裝糊塗。什麼都試過，一點辦法也沒有！”

“那麼，魯維奧的老婆是真正愛上了他，還是你哄他

的？”

“哼，什么爱不爱哟！我这么說，只是为了討好他，瞧瞧結果怎样。要是那美国佬有意思，魯維奧的老婆，連魯維奧自己，都是求之不得。你是知道魯維奧的为人的。他只要能得到点好处，卖掉老婆也干……”

“好吧，”馬特奧說。“現在該睡覺了。你也累了，明天我們还有許多事情要干……”然后，他站到門边喊：“劳烏拉！”

“我这就来，老爷！”劳烏拉在厨房里回答。

劳烏拉是一个臉色紅嫩的健壮的印第安女人。她在八岁的时候，从安第斯山的高寒地带被她的父亲——一个穷苦的佃戶——卖給了科尔卡的神父，后来，又被神父轉手卖給松塔的一个上了年紀的地主婆，两年以前，被馬特奧·馬里諾誘奸，拐了过来。劳烏拉在“馬里諾兄弟商行”中担負着厨娘、洗衣妇、管家、使女和馬特奧的情妇等不同的职务。何塞从吉維尔卡到科尔卡来住几天，劳烏拉也經常背着馬特奧跟他睡觉。然而，馬特奧尽管对此怀疑，而且最后还从怀疑轉为肯定，劳烏拉的这一手戏法却似乎并没有使“馬里諾兄弟商行”发生麻煩的事。相反的，这个女仆的胳膊仿佛把他們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結起来了。这种对別人会引起爭風吃醋的事，对馬里諾兄弟說来，却加强了他們的手足之情。

劳烏拉走进馬里諾兄弟談話的房間里来，两兄弟都

斜楞着眼長時間地看着她；何塞充滿了欲念，馬特奧則有點妒忌。在勞烏拉侍候他們吃飯的時候，兩兄弟的心思都在生意經上面，沒有注意到她。可是現在，睡意來了，上床就寢的時候近了，勞烏拉就突然引起了馬里諾兩兄弟的強烈的興趣。

“你給何塞准备好床鋪了嗎？”馬特奧問她。

“准备好了，老爺。”勞烏拉回答。

“唔。給馬上了料沒有？”

“上了，老爺。我給了它三分之一的苜蓿。”

“好。待會兒馬身子涼一涼，你給它卸下鞍子，再喂它三分之一。”

“是，老爺。”

“明天一早，你上獨眼龍盧卡斯那兒去，叫他把那匹黑騾給我牽來。對他說，最遲不要過早上九點。別誤了事，因為我要下鄉去……”

“是，老爺。還有別的事情吩咐嗎？”

“沒有了。你可以去睡了。”

勞烏拉做出順從的表情。

“晚安，兩位老爺。”她說着，低下頭走了。

馬里諾兄弟的目光緊盯着勞烏拉的苗條結實的身體羞怯地輕步走出去；石榴色的裙子拖到腳踝，束細的腰肢擺動着，肩膀高高的，頭髮烏黑，扎成平直的辮子，姿態很是迷人。

何塞和馬特奧的床鋪在同一間房間里。他們上了床熄了蠟燭以後，整個屋子就完全靜寂下來。他們兩個人誰也沒有睡意，但是又都假裝睡着了。他們是在思考生意經嗎？不是，他們是在想勞烏拉，現在她正在厨房里鋪她自己的床鋪。他們突然聽到她的几声脚步声，後來，是打開草墊子的輕微的簌簌聲。接着，勞烏拉彎下腰，開始補一只鞋子。那麼，勞烏拉在想什麼呢？想去給馬卸下馬鞍，再給它三分之一苜蓿嗎？不是的。勞烏拉想的是馬里諾兄弟。

勞烏拉因為從小生活在省城里，變得有些嬌氣，染上了許多小姐的習慣和思想。她能讀能寫。她用馬特奧給她的一點零錢，偷偷地買些耳環、發帶、白手絹、棉紗短襪之類的東西。有一天她還買了一只銅戒指和一雙高跟鞋。有的星期天，她趁她的主人兼情夫還沒有起床，一早就去作彌撒。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勞烏拉總是懷着一種模糊的夢幻似的激情。她才二十歲。也許她曾經愛過一個人吧？沒有。但是她總希望愛一個人。她對她的主人只有厭惡。儘管這種厭惡由於她作了科爾卡最上層人物之一的馬特奧·馬里諾先生的情婦而產生的虛榮心，被掩蓋起來包藏起來了，但是厭惡還是存在的。在內心里，勞烏拉討厭她的主人，一個四十開外的老淫棍，爛眼皮，火赤眼，又髒，又下流，又粗暴，又同他的哥哥一樣貪婪。而馬特奧呢，對他的厨娘也連半點憐愛都沒有。馬里諾

兄弟家里有人来的时候，馬特奧总是以极度的輕蔑和侮辱来对待劳烏拉，为的是使誰都不要相信她是他的情妇，这就大大地伤了劳烏拉的心。

她同何塞的关系就不一样。何塞由于弟弟同她搞在一起，不能够公然用强力占有她，因此就用狡猾和欺騙的手段来征服她，控制她。何塞告訴她說，馬特奧是一个傻瓜，他并不爱她，而且終归会像对待庫丘的母亲那样对待她，让她受苦，逼得她跟碰上的任何一个人逃走。另一方面，他又對她說，他何塞是非常爱她的，有一天馬特奧拋棄了她，他就让她作他的“正式”情妇。另外，何塞跟从来不答应給劳烏拉什么东西的馬特奧正相反，总是答应要給她一大笔錢，尽管实际上什么也沒有給过。一句話，何塞总是用劳烏拉从馬特奧那里从来得不到的奉承和鍾爱来欺騙她。他們两个人之間的这种丑恶的特殊关系，一方面使何塞并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冷淡和粗暴，另一方面，又使劳烏拉——她毕竟是个女人——无限制地繼續同馬里諾兄弟玩这种把戏。另外，劳烏拉也想借此报复馬特奧对她的輕視。尽管如此，如果把事情总起来作一番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劳烏拉也并不爱何塞·馬里諾。另一方面，她也弄不明白她到底是不是也像厌恶他的弟弟那样厌恶他。可是，不管怎样，她感到她和何塞之間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勉强的，脆弱的，很容易破裂的。劳烏拉好几次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人連一

点好感也没有。而且，要是她再想下去的话，她就终于会发觉她是厌恶他的……

劳烏拉一面补着鞋，一面这样想着。

馬里諾兄弟也在床上想心事。何塞热切地在想着劳烏拉，而馬特奧則带着某种不安的心情既想着劳烏拉又想着何塞。何塞想到厨房里去。馬特奧不愿意让何塞到厨房里去。何塞希望馬特奧睡着。他虽然相信馬特奧已经知道一切，可是现在他又相信馬特奧会装糊涂，迟早会睡着。可是，何塞的种种设想，与馬特奧的思想和意志实际上完全不符。这晚上，馬特奧第一次产生了某种模糊的妒忌。何塞要是真的到厨房里去的话，的确会使馬特奧感到痛苦。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晚上要这样小心提防呢？……

就这样，劳烏拉的脑子里和馬里諾两兄弟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后来，他们听见劳烏拉出去给馬卸鞍子，放上另外三分之一草料。她走路脚步声很轻，几乎是软绵绵的，挑逗人的，因为她穿的是平底鞋。何塞听着，欲念更厉害了。于是他不得不一口一口地干咽口水。馬特奧听见他哥哥咽口水的声音，就肯定他睡不着，于是自己心里的欲火也旺盛了。

劳烏拉回到厨房，大声地把門关上。馬里諾两兄弟都为之一震。这样把門突然一关意味着什么呢？何塞心里想，这是一个暗号，劳烏拉要表明她在想着他，表明

这个夜晚是适宜于作风流韵事的。馬特奧則在怀疑：他又跟何塞一样想，又想劳烏拉重重把門一关，恰恰是要向他馬特奧坚定地表明她忠实于他的决心。可是，何塞已經控制不住他本能的冲动。他在床上使勁地翻了个身。后来，又听到厨娘年輕的身体躺下来，压到草垫子上发出的响声。两个人欲念同样地熾烈起来。他們的床鋪变成了一把火，被单都被任意地踢了开来。房間的气氛被想像所充滿……何塞和馬特奧不知不觉地背对着背……

馬特奧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何塞一听见，就感到血液一下子涌到了脑袋里。馬特奧要到哪儿去呢？一陣野性的嫉妒控制着他。馬特奧輕輕地开了門，赤脚走到走廊里。馬特奧知道他的哥哥什么都听得見，但是他自己毕竟是那个女人的正式主人，而况欲念又已經把他弄得神魂顛倒。接着，何塞听到馬特奧在抓厨房的門，这样一抓，劳烏拉就知道这是她天天来的情夫。何塞气得咬牙切齿，站起来把耳朵贴在弟弟这間房間的門上偷听。劳烏拉会开门嗎？那女人犹豫了一下，沒有立即开门。甚至馬特奧自己也在怀疑劳烏拉会不会接待他。可是，那个厨娘終於在順从“正式”主人的感情的支配下屈服了。她开始慢慢地从草垫上爬起，踮着脚尖在黑暗中走了过来。劳烏拉的迟緩，使得馬特奧恼怒得几乎丧失了理智，他更响地抓起門来。劳烏拉慌慌忙忙，碰在厨房里的石磨上，一块磨石沉重地掉了下来。接着，門开了，馬特奧

急得直打哆嗦，走了进去。何塞听完了这过程的全部細微末节，回到床上。他那焦灼的肉体的痛苦，以及他对劳烏拉和他弟弟这时候所干的事情的想像，使他苦恼得在被单里翻滾，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发出悶塞的咆哮。

厨房里的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劳烏拉剛在石磨旁边倒下，就扭伤了一只手、一只肩膀和一条大腿。她偷偷地呻吟着，手腕上在流血。可是沒有任何东西能阻擋馬特奥的本能。开始的时候，他拉住劳烏拉的手，撫摩着它，舐掉手上的血迹。一会儿以后，他粗暴地抛开了劳烏拉受伤的手，按照他的习惯，发出几声鬻足了野兽似的咆哮。劳烏拉和馬特奥自始至終都沒有讲一句話。馬特奥站了起来，小心地摸到門口走了出去，又把門慢慢地关上。何塞感到全身发热，抓住被单蒙住了头。馬特奥回到房間里来的时候，何塞的背脊上淌下了一陣几乎是火辣的热汗。

劳烏拉还躺在地上，在哭。她想起来，但是起不来。她的腿像断裂了似地疼痛。

馬特奥回到床上，就觉得冷。按照他的估計，何塞尽管模样像睡着，却肯定沒有睡熟。何塞是不是坚持要到厨房里去呢？很可能。是的，何塞总是想到厨房里去的。可是馬特奥对他的哥哥現在已經并不妒忌了。想到何塞躺在劳烏拉的怀抱里，已經并不使他难受。一陣沉重而又难于抗拒的睡意开始来侵襲他。几分钟之后輪到

何塞一下子打开門走出去的时候，馬特奧已經鼾声大作，什么也听不見了。

何塞猛地推开厨房門，走了进去。劳烏拉不管疼痛，使勁地坐了起来。何塞在黑暗中摸索着，終于摸到了她。他的汗粘的貪欲的手像一只肥大的蜘蛛，落到厨娘半裸的胸部，使她气都透不过来。劳烏拉的依然沾着泪水的湿润嘴唇，和何塞的干热的嘴唇碰到一起，紧紧地接了一个长吻。劳烏拉不哭了，她的身子变軟了，平靜了。那么，劳烏拉是需要何塞的；是不是就需要何塞呢？不是。任何一个男人，只要不是馬特奧，都会引起她同样的反应。只要同跟她朝夕相处的愚蠢乏味的主人不一样的接触，就足以使劳烏拉有这样反应。而且，如果这种新的接触来得寵爱而怜惜，并且更重要的是，还是在黑暗之中偷偷摸摸，那么，劳烏拉之所以用一种不同于对待馬特奧的方式来对待何塞，也就更容易解釋了。我們已經說过，劳烏拉这个农村姑娘，已經沾染了許多城里小姐的生活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喜欢偷情。

何塞到了厨娘的怀抱里。她的身体突然发出一种混浊的气息。何塞产生了一种異样的感觉，馬上停住不动了。他聞到的这种一半是女人的一半难于辨别的气息是什么呢？从哪里来的呢？是劳烏拉的气息嗎？仅仅是劳烏拉的气息嗎？何塞立即想到了他的弟弟，一种深刻的人类的羞耻心猛烈地压倒了他，使他全身发冷。是的，馬特

奧剛剛來過這裡。他的本能，就像在懸崖邊沿後退或滑倒的無韁野馬一樣萎縮了。但是，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這匹倒下的馬又站了起來，盲目地不顧一切地繼續向前進。

如果我們還沒有忘記何塞不過是欺騙勞烏拉，只要他的本能得到滿足，他的撫愛和諾言也就完結，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幾分鐘之後，何塞就離開了勞烏拉的身邊，輕蔑地低聲對她說：

“為了這個，我等了好幾個鐘頭……”

“可是，你聽我說，堂何塞！”勞烏拉懇求他說。“你別走，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何塞並不走近廚娘，不耐煩地說：

“什麼事？”

“我想我是懷了孩子了……”

“懷了孩子了？哼，別找麻煩！”何塞冷笑着說。

“是的，堂何塞，是真的。我知道我是懷孕了。”

“你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我每天早上都要吐……”

“你什麼時候覺得自己懷上孩子的呢？”

“我不知道，可是我幾乎可以肯定。”

“哼！”何塞·馬里諾不高興地咕噥着。“這可是討厭的事。馬特奧怎麼說？”

“我還什麼也沒有對他說。”

“你什麼也沒有對他說？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呢？”

劳烏拉沉默着。何塞又对她說道：

“說話呀！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訴他呢？”

这个“他”字震响着，豎立在何塞和劳烏拉之間，好像隔开两个床鋪的一堵墙壁一样。劳烏拉和何塞对这个字的涵义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他”應該就是孩子的父亲。何塞說“他”指的是馬特奧，而劳烏拉則认为“他”恰恰不是馬特奧，而是何塞。因此，厨娘依旧沉默着不作声。

“这可是討厭的事！”何塞又說，准备要走。

劳烏拉哭起来，想留住他：

“是的，是你的！我是跟你怀上孩子的，不是跟你弟弟。”

何塞在黑暗中冷笑，譏刺地說：

“跟我？跟我怀上的？你想把我弟弟的皮球踢給我嗎？”

“是你的！堂何塞，是你的！是跟你怀上的！我知道！我知道！……”

她抽泣着，說不出話来。何塞辯駁說：

“可是我有一个多月沒有跟你在一起了。”

“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上一次。上一次……”

“可是你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你好几次都是同一夜跟我睡了又跟馬特奧睡，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这时候，劳烏拉感到有某种东西使她很不舒适。是

汗嗎？是她身子的姿勢不好嗎？是扭傷的緣故嗎？她換了個姿勢。有個東西在她的肌肉的最深處滑動……立刻，有一個巨大的難解的疑問在勞烏拉的心頭閃過。的確，她怎麼能夠知道馬里諾兄弟中間哪一個是她孩子的父親呢？就在現在，就在這個時候，她也感到這兩個男人的血液混和在一起，在她的臟腑深處翻滾。怎麼把它們分別開來呢？

“你怎麼可能知道呢？”何塞又固執地說。

勞烏拉想回答他，跟他鬧一場，但是她抑制住了。是的，她的孩子不可能是馬里諾兄弟倆共同的孩子。一個孩子總歸只能有一個父親。厨娘感到一點把握也沒有了，傷心地啜泣起來。何塞走了出去，輕輕地把門关上。

* * *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馬里諾兄弟為了工人的事去見盧納省長。他們到省政府的時候，盧納還剛剛刮好臉。

“首先，”老省長起勁地說。“請你們嚐嚐好酒……”

他到另一個房間里去拿來一瓶酒，幾只杯子，興高采烈地接着又說：

“你們猜這酒是從哪兒來的……”

“從姓張的中國人那兒買來的嗎？”

“不是的，老弟。”盧納一面大聲叫着，一面把皮斯科酒①倒出來。

“從摩尼卡老大娘那兒買到的？”

“也不是。”

“是法官家里的嗎？”

“更加不对。”

何塞喝了第一杯，品着味道說：

“是維拉尔德神父的？”

“对啦！”

“味儿真不錯！”

“好酒！”

“了不起！”

喝到第三杯，馬特奧对省长开了口：

“亲爱的省长，我們要两个警备隊員。”

“干嗎，老弟？……”老卢納已稍有醉意，开着玩笑回答說，“你們要給誰吃鉛子儿？……”

何塞解釋說：

“我們要找几个逃跑的工人。有什么法子呢！‘矿业公司’逼着我們在一个月內从这儿弄一百个工人到矿上去。紐約的經理处要更多的錳砂。跟我們签了契約的印第安人拒不履行，不肯到吉維尔卡去……”

省长变得严肃起来，辯解說：

“可是問題是我現在沒有警备隊員。我有的那几个，給我抓壮丁还不够。你們知道，我也在为难。州长責令

① 皮斯科酒 (pisco)，一种名貴的葡萄酒，原产秘魯皮斯科城，故名皮斯科酒。

我在下月一号给他至少抓五个壮丁去。印第安人都一溜烟似地跑了……我现在就只有两个，扣在监牢里……”他説着，走到他办公室通向广场的门口，高声地喊：

“安梯科納！”

“有！”一个警备队员立刻出现在门口，站住了行了个军礼。

“警备队员們出去抓壮丁了嗎？”

“去了，老爷。”

“什么时候去的？”

“夜里一点钟，老爷。”

“去了多少人？”

“去了一个上士队长，三个队员，老爷。”

“营里还有几个队员？”

“还有两个，老爷。”

“你們看！”省长轉向馬里諾兄弟説。“我所有的，只够用，沒有多的。这些警备队员就爱鬧别扭，装病，不肯帮我的忙。他們是些酒鬼，懶虫。我答应他們只要給我抓来壮丁，就給他們升級，发奖；給他們皮斯科酒、古柯叶、香烟，最后，还授权他們对印第安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用鞭子或是用馬刀，不管我的事。我只管給我把人抓来，不要左考虑右考虑的……”

卢納做出一副极其冷酷的表情。勤务兵安梯科納在省长点头許可后，又行了一个礼走了。省长来回地踱着，

心事重重，愁眉不展。馬里諾兄弟也心事重重地站着。

“警备隊員們什麼時候可以把壯丁抓回來呢？”何塞問省長。

“我想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

“好吧。那麼，警备隊員們到晚上，譬如說八、九點鐘的時候，就能夠同我們去找工人了。”

“到那時候再瞧罷。隊員們早晨起來太早，今天晚上需要休息。”

“那怎麼辦呢？”何塞不高興地說。“‘矿业公司’逼着我們……”

“另外，”馬特奧接上去說。“要是不把我們所需要的警备隊員給我們，那麼我們就完全不可能履行公司的義務了。”

因為在秘魯，特別在山区，老板們就是利用警备隊員來強迫工人履行他們所簽訂的契約的。一個工人欠的債務，也是可以用武力來強迫他償還的，就像他犯了罪一樣。還有，一個工人簽了契約，就是說，他向本國或者外國的工業企業出賣了他的勞動力，或者是答應在某一時期內出賣他的勞動力，而到期不履行，那麼，政府當局就會把他當作一個罪犯那樣追捕他。他一旦被抓到，就根本不聽他的辯護，用武力強迫他做他所答應的工作。總之，這是一種強迫勞動的制度。

“到末了，我們總可以談得通，總可以使雙方的利益

得到協調的。”省長以妥協的口氣說。“等着瞧罷。我們還有時間……”

馬里諾兄弟失望了，一道嘟囔說：

“好吧，就這樣吧，……”

省長拿出表來：

“十點三刻了！”他嚷道。“十一點我們要開兵役會議……”

就在這個時候，委員會的委員們開始到省長的辦公室來了。第一個來的是市長帕加，他是卡塞雷斯^①手下的老騎兵，年紀很老，駝着背，是個極其狡詐的家伙。接着，初級法院的法官奧爾特加博士，省城的醫生里阿尼奧，和科爾卡的士紳、省里最大的財主伊格萊西亞斯，一道來到。奧爾特加博士長着一身治不好的疥瘡；他是利馬人，但在科爾卡已經作了十多年的法官。人們談論着他的一段可怕的丑史。他有過一個情婦，名叫多米蒂拉；他大概是瘋狂地愛着她，可是多米蒂拉在一年之前死了，人們說，奧爾特加博士忘不了她。她埋了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天夜間，這個法官化了裝，秘密地到墓地里去，把她的屍體刨了出來。這件事情，奧爾特加博士是帶着兩個他絕對信任的人一道去干的。這兩個人是一樁嚴重的刑事案件的被告，後來法官為了報答他們那天夜間給他

① 安德烈斯·阿維利諾·卡塞雷斯(Andrés Avelino Cáceres)，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四年的秘魯總統。

的帮助,作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可是,奥尔特加博士为什么要去刨尸体呢?人们说,尸体刨出来以后,法官就命令那两个人走开,让他自己单独跟多米蒂拉留在一起。人们还说,奥尔特加博士独自一人对死者身体所干的事,是一桩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这事虽然没有人看到,可是大家都这么說……这是真的嗎?或者,可以这样猜想嗎?多米蒂拉死后,法官的性情变得忧郁而神秘,甚至非常古怪而不安。他很少在街头露面。也有人說,他现在同多米蒂拉的一个妹妹赫諾維娃住在一起。这个人的生活中,有多少心理錯綜和身体疾病呢?他蓄着大鬍子,半癱着腿,脖子里經常圍着棉花或綑帶。当他披着斗篷,身子弯成一团,在街上走过或者去参加一次官方的會議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通过眼鏡东張西望。人们一看到他,就会有一种微妙的不能忍受的不快之感。有的人就赶忙掩起鼻子来。

里阿尼奥大夫在科尔卡是个新人物。他是个三十来岁年紀的年輕人,据說出身于伊卡的世家,服装时式,讲起話来滔滔不絕,溫文尔雅。他經常說自己是一个理想家,一个热心的爱国者,尽管这样,也掩盖不了他的热衷于向上爬的本质。他是一个光棍,一个舞迷,当地的女孩子們都在瘋狂地追逐他。

至于說到伊格萊西亞斯老头,他的小傳挺簡單:科尔卡城里五分之四的土地都是他的产业。此外,他还有

一个生产谷物和牲畜的大庄园——“托巴尔庄园”。那个庄园是如此之大，庄园上的农奴和牲畜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伊格莱西亚斯是怎样搞起这么大的产业来的呢？就是靠放高利贷和剥削穷人。他无耻地肆意掠夺，以至成了民间歌谣和舞蹈的题材。歌谣中有一首是这么说的：

现在我可认清楚了
你这托巴尔的地主老倌
你抢走穷苦人的面包
和他们的血汗一道吞下……
你抢走穷苦人的面包
和他们的血汗一道吞下……

这个大地主家里的人很多。他的大儿子即将在利马的医学院毕业，而且已经宣布当了省议员的候选人了。

卢纳省长在官场里混过很长时期，经历了不少沧桑。他是一个退休的警备队长，有着玩弄阴谋的天才，既会勾引女人，又精于赌博。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倒过官运。他同所有的国会议员、部长和州长们，都混得很好。可是，由于他的残忍和做事不谨慎，他在一个位子上总呆不长久。因此，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共和国，担任过省长、警官、警备队的头子、军官等等职务。在他的宦海生涯中，有一桩事情是始终一致的，那就是由于他的阴谋、放纵和

罪恶，他到处都要惹起骚乱、暴动和流血事件。

馬里諾兄弟走出省政府以后，兵役委员会的会议就开始了。省长的秘书波阿多——一个脸上长满疙瘩、喉嚨嘶哑、写得一手好字和故作多情的年轻人——念着上一次会议的记录。谁也没有对记录表示什么意见。后来卢纳对秘书说：

“你把公事念一念。”

波阿多翻开几页纸，开始高声地念道：

“州长大人来了一个电报，内容如下：‘科尔卡，省长。月底请即将所需定额壮丁解来勿误。州长萊德斯馬（签名）。’”

这时候，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马蹄声和人群的嗡嗡声。省长连忙打断他的秘书说：

“等一等！壮丁来了……”

秘书把头伸出门外看了看，说道：

“是的，是壮丁。可是有好大一群人跟着来。”

兵役委员会暂时休会，委员们都到门口去看。有一大群人跟在警备队和壮丁后面，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来瞧热闹的，男的、女的、孩子，都有。他们隔着一段距离，瞪眼瞧着壮丁——两个印第安青年。这两个壮丁徒步走着，跟在骑马骑骡子的警备队员后面。他们的腰被绳子捆住，拴在骡子的脖子上。他们每一个人后面，跟着他们哭哭啼啼的家屬。警备队长在省政府门口停住，下了马，对兵役

委員會的委員們行了個軍禮：

“帶來了兩個，老爺！”他高聲地對省長說。

“他們是應征來的嗎？”盧納異常嚴厲地問。

“不是，老爺，都是‘募’來的。”

省長又問了一句什麼話，但是由於人聲喧鬧，誰也沒有聽見。省長於是提高聲音威風十足地問：

“他們是誰？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伊西多羅·耶佩斯和布勞略·孔丘科斯，老爺。”

一個非常瘦弱的老頭，頭上戴的一頂大草帽一直罩到耳根，斗篷的前襟翻在肩上，短上衣和褲子都十分襤褸，一只手里還拿着一只草鞋，在人群中擠開一條路，來到省長面前。

“老爺！大老爺！”他可憐巴巴地合著手掌說。“您放了我的布勞略罷。放了他吧！我求您開恩，老爺！”

另外兩個穿著斗篷和哭泣着的五十來歲的男人，和三個赤著腳的女人，突然走出來，跪在兵役委員會的委員們面前：

“老爺！干嗎呢，干嗎要抓伊西多羅呢！老爺！放了他！放了他！放了他吧！”

那三個印第安女人——伊西多羅·耶佩斯的祖母、母親和姐姐——跪在地上號哭着，哀求着。布勞略·孔丘科斯的父親走上去吻省長的手。另外兩個印第安人——

伊西多罗·耶佩斯的父亲和叔父——轉过去对着耶佩斯，給他戴上了帽子。

不久，省政府前面就挤了一大堆人。一个警备队员下了坐骑。另外的两个仍旧騎在騾子上，每个人旁边站着一个用绳子拴住的“募”来的壮丁。布劳略·孔丘科斯約有二十三四岁，伊西多罗·耶佩斯則有十七八岁。他們两个人都是瓜卡蓬戈的雅那庫納^①，还是头一遭来到科尔卡。他們是文盲，同科尔卡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一点关系都沒有。可以說，他們是秘魯国家生活以外的化外之民。他們同国家生活的唯一联系，就仅仅限于时常被迫給他們連看也沒有看見过的机构或人物当差和干活：开辟灌溉渠道，开垦处女地，背負谷物的袋子、石头或者树木到不知道的地方去，赶着馱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的包包和箱子的驴騾队伍，套牲口犁地，把結实累累的谷穗堆成金字塔一般的大堆，整晚整晚地照管着給地里放水，給馬装上鞍桥又卸掉鞍桥，割苜蓿和大麦，放牧猪、馬、牛群，給非常闊气也非常殘酷的陌生人抬轎子；还要下矿井，挨拳打脚踢，进监牢，搓绳索，給成堆的馬鈴薯削皮，經常忍饥挨餓，衣不蔽体，嚼着用一点点甘蔗酒和契恰酒弄

① 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开始施行的一种压迫印第安人的制度，即农民从屬于土地，終身不得离开，他們除了給地主繳納地租外，还要应各种徭役，实际上等于农奴；这种农民，就叫做雅那庫納(yanakuna)。

湿后作成的古柯叶丸，他們的妻女給豪强任意夺取和糟蹋……此外，他們还要被“征”“募”入伍，也就是說，被抓到科尔卡来强迫服兵役。这两个雅那庫納懂得什么是强迫兵役呢？他們又知道什么叫祖国、政府、公共秩序、宪法保障呢？宪法保障！这是什么东西呢？誰应该提供这种保障，誰又是能够享受这种保障的人呢？土著民族只知道他們自己是一些不幸的人。至于什么“征”“募”入伍，他們只知道作威作福的警备队员們不时降临到山地中他們的茅屋里来，把最年輕的印第安人拴在他們的騾子上带走，鞭打他們，拖着他們飞跑。把他們这样地带到哪儿去呢？这就沒有人知道。究竟要把他們带去多久呢？印第安壮丁“入伍”后就沒有一个再回到他的故乡来。他們是否由于患了不知道的疾病，死在異地他乡了呢？是否被其他莫名其妙的警备队员或队长把他們杀死了呢？也許他們是在那种荒僻无人的道路上被拋棄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誰知道他們是不是幸福地活着呢？不，他們很难是幸福的。雅那庫納絕對不可能得到幸福。那些被“征”被“募”的一去不复返的年輕人，一定是不幸的。

布劳略·孔丘科斯家里就只有他的老父，一个十岁的妹妹和一个八岁的弟弟。他的母亲患黄热病死了。两个哥哥也都患黄热病死了。三、四年前，这种傳染病在康納斯和它的附近害死了許多人。布劳略爱着瓜卡蓬戈的

一个牧牛人的女儿芭芭拉，想娶她作妻子。早上五点钟天还没有亮，警备队就突然来到了布劳略的家里，孩子们吓得直哭。父亲跟着被抓的壮丁一起走的时候，对他们说：

“你们到芭芭拉那儿去吧！到芭芭拉那儿去吧！叫她弄饭给你们吃！去吧！别待在这儿！去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同布劳略一道回来！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孩子们使劲地抱住布劳略和老人的腿哭嚷：

“啊，爸爸！你别走啊！别把我们丢下！你别走啊！……”

一个警备队员抓住他们的胳膊，一下子就把他们甩开了。可是，警备队员骑上骡子的时候，两个孩子又很快地跑到老人和布劳略那儿，死命地号哭着不让他们走。老人拉开他们，安慰他们说：

“得啦！得啦！别哭啦！去吧！到芭芭拉那儿去吧！”

布劳略想抱抱他们，可是他的双手已经被反绑起来了。

骑在馬上的队长狂暴地叫道：

“走，老家伙！他妈的你开步走，别给我们添麻烦了！……”

一群人动身了。队长骑着馬在前面小跑，后面是带着另一个壮丁伊西多罗·耶佩斯的队员。耶佩斯被拴在

他的騾子上，徒步走着。再后面，是另一个队员，带着布劳略·孔丘科斯，他也被拴在騾子上，靠两只脚赶路。布劳略腰里系着的绳索突然猛烈地一拉，要不是他被紧扣在騾脖子上，准就被拖倒在地上了；于是布劳略开始跟着騾子的加速的步子奔跑起来。这一队人马殿后的是另一个警备队员，一路抽着烟。壮丁们的家属跟在他们的后面。

带着布劳略的那个队员的騾子起程的时候，紧紧地扯动了拴住布劳略的绳索；他一迈开步就把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撞翻在地上。布劳略在他妹妹的肚子上踩了一脚。小女孩摊开手脚躺在地上，有几秒钟光景连气都转不过来。那男孩子却立刻爬起来，失魂落魄地在布劳略和他的父亲后面跟了一段路。天色还黑，他的脚好几次撞在窄狭的小路的石头上面，滚进灌木和荆棘丛里。人马喧嚣的声音很快地去远了，孩子停下来，止住了哭泣，倾听着。茅屋的四周笼罩着一片深沉的寂静。然后，一阵轻风吹过种植在井旁的花草。那女孩子醒转来以后，又开始号哭着高声叫喊起来：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布劳略！胡安！”

于是那男孩子胡安就跑回到茅屋里来。他们两个人爬上吊床，扯着几块粗布单子盖上身子，又号哭起来。那些又叫又骂地打着他们的老父，打着布劳略，把他捆绑起来的警备队员们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底。这些衣服上缝着一大排闪闪发亮的钮扣的带着枪的怪物，是什

么东西呢？他們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們是什么时候扑到茅屋里来的呢？他們为什么要带走布劳略和他們的老父呢？他們拳打脚踢！他們恶狠狠地揍他們两个人！为什么呢？难道他們和别人一样也是人嗎？胡安很怀疑，可是他的姐姐止住了哭泣，說：

“他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跟爸爸和布劳略一样。我瞧見了他們的臉，也瞧見了他們的胳膊和手。有一个还擰了我的耳朵，尽管我一点也沒有惹他……”

女孩子又哭起来。胡安有些气噎，不安地对她說：

“別作声！別哭了！要不他們会来把我們也抓走的……別作声了！他們都是妖怪！他們的腰里都帶着馬鞭子。他們的脑袋是圓的，嘴是尖的。你瞧着吧，他們还会来的！”

“他們讲话跟大家一个样。他們說：‘哼，你逃不了啦！’‘老混蛋！’‘走哇，婊子养的！’他們穿得跟驴子一样，走起路来橐橐响。你看見他們到哪儿去了嗎？”

“他們上了大路，到山洞里去了。他們会来的！他們会来的！他們是从山洞里钻出来的！媽媽就这么說过！說他們靴子上帶着刺，手里拿着鞭子，脚下燃着火焰，騎着嘶叫的騾子，从山洞里出来！”

“沒有的事！媽媽不是这么說的！这些人都是基督徒，跟我們一个样！他們明天会再来的，你会看到他們是基督徒的。你等着瞧他們吧！你等着瞧他們吧！”

胡安和他的姐姐都沉默了。他們还在自己問自己，为什么那些人要把布劳略和他們的爸爸带走。他們要把他們帶到哪儿去呢？他們会放掉他們嗎？什么时候放掉他們呢？他們要拿他們干嗎呢？……女孩子平靜了下來，說：

“還有其他的人呢？那些跟他們一起走的男人和女人呢？你沒有瞧見嗎？他們都是基督徒！他們都是基督徒！這我是知道的！”

“其他的人，其他的人确实是基督徒。”胡安总是用狂热和恐惧的声調来反对。“可是他們的同伴却不是。他們也像爸爸和布劳略一样，是从他們的家里抓出來的。他們会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山洞里去。你瞧着吧，在天亮以前就弄去！魔王們的宮殿就設在山洞里。他們飲酒作乐，把人弄去永远留在那儿侍候他們。有的人逃了出来，可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死在里面了。等他們老了的时候，就会被丢到火里活活燒死。有一回有一个人逃了出来，把这些事儿都讲給家里的人听了……”

胡安的姐姐已經睡着了。胡安还一直久久地在想着警备隊員們，只有在天已亮了的时候，他开始感到有点冷，才睡着了。

瓜卡蓬戈离科尔卡很远。警备队为了要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赶到科尔卡，不得不走得很快，而且还常常赶牲口小跑。壯丁們的家屬时常給拋在后面。可是两个壯丁則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得跟上牲口的步子。在开始的时

候，他們跑起來還不太費力。後來，走了幾公里以後，他們開始委頓下來，沒有力氣跟着牲口跑了。雅那庫納總是善于跑路和能跑路的，可是這一次的考驗卻太過份了。

從瓜卡蓬戈到科爾卡的路，其土質、寬狹和方向經常改變；但是，一般說來，這條路是狹窄的，石子很多，沿路都是灌木叢和大岩石，大部分又都複雜曲折，一会儿爬高山，一会儿下陡坡，一会儿又突然面臨懸崖絕壁。要通過的兩條河：帕塔拉梯河與瓦亞耳河，都沒有橋梁。第一條河河水很淺，可是瓦亞耳河在這一帶卻終年急流汹涌，要涉水過去總是既困難又危險。

牲口和壯丁好似在比賽跑路的速度。警備隊員們不停地用馬刺踢着或狠狠地鞭打着他們的牲口。儘管路途曲折陡峭，他們還是一直奔馳。天還黑的時候，有好幾次牲口騰起前蹄，不肯越過河溝溪澗或者泥沼地帶。那個隊長怒火沖天，破口大罵，用馬刺狠狠地亂踢他的坐騎側腹，用繩索抽打它的耳朵和臀部。他下了馬，從皮鞍囊里拿出一瓶皮斯科酒，喝了幾大口，又命令其他的警備隊員也照樣做。然後，他就把壯丁們的家屬叫過來，叫他們趕牲口。牲口終於被趕動了。它們四腳深陷在泥漿里面，經過一番拼命的掙扎，才跨過去到了另一邊的路面上。壯丁們呢？他們怎麼走過這種糟糕的地帶的呢？跟牲口一樣，只是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絲毫不加反抗。他們第一次到了一個陡峭的懸崖邊沿，看來已經沒有路了。

伊西多罗·耶佩斯大着胆子对带他的那个警备队员说：

“当心，老爷！我们会摔下去的！”

“住嘴，畜生！”那个队员回答，照面给了他一巴掌。

伊西多罗·耶佩斯的鼻子被打出了血来。从此以后，这两个壮丁就一声也不吭了。警备队员们不久就都醉了。队长想尽快地到达科尔卡，因为在十一点钟的时候，他要赶到军营里跟几个朋友玩骰子。跟随着耶佩斯和孔丘科斯的那群印第安人，有时候并不跟在队伍后面，因为他们对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而且他们是步行，就离开了大路，抄小路或穿过原野，一会儿就从另一面过来了。他们攀上悬崖峭壁，滚过平滑的岩坡，像山羊那样沿着峡谷的羊肠小径穿行；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或者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保持平衡地走着，越过河流。

涉过瓦亚耳河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布劳略·孔丘科斯差点儿死去。队长的马顽固地反抗了一阵之后过了河。带着伊西多罗·耶佩斯的那个警备队员跟着也渡了过去。但是第二个队员的骡子到了中流的时候，它的腿站不稳了，蹒跚踉跄地被水向下游冲了一段路。水淹到了它的肚子。警备队员的腿也看不见了，他大为惊慌，使劲地鞭打着叱骂着他的牲口。而那个壮丁，尽管水已经淹到胸前，在危险面前却表现得既冷静又镇定。

“嘿，走哇！”吓坏了的警备队员对他說。“站稳！向

前！走过水去！拉住騾子！拉！向前！向前！当心别叫水冲走！……”

在河两岸的其他警备队员們，看到急流快要把騾子冲翻，连带警备队员和壮丁一起冲下去，都惊慌地叫嚷着，疯狂地乱跑着。只有这个处在危险中的壮丁，和已经在瓦亚耳河对岸的伊西多罗·耶佩斯，却依然那么沉默，冷静，面不改色。带着布劳略·孔丘科斯的队员，在极度的恐怖中失去了自制，只知道狠狠地鞭打孔丘科斯的脑袋。被捆绑着的孔丘科斯，脸上开始冒出血来，可是他既不肯为脱离险境出一点力，也不说一句反抗的怨言。伊西多罗·耶佩斯只是因为对路途上的危险提出警告，就挨了揍，那么，还用得着说什么和做什么呢？雅那库纳們很明了他們的处境和他們的命运。他們无足重轻，自己什么也不能作主，而警备队员們却正相反，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布劳略·孔丘科斯在那天早上一下子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和感情。他看到大兵們夜里拥到他家里来，把他拳打脚踢，把他捆绑起来，他感到从此以后一切都完了。他們会把他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就像那些雅那库纳青年一样，永不放他回来。既然这样，在河里溺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死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布劳略·孔丘科斯和伊西多罗·耶佩斯对警备队员們突然产生了一种沉默的剧烈的仇恨。他們模模糊糊地感到，尽管警备队员們也不过是执行着一种他們所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的意志的工具，但是他們自己也非常殘酷无情。布劳略·孔丘科斯看到带着他的隊員的恐懼，暗地里感到高兴。要是流水把他們卷走了的話，那豈不正好！布劳略不是已經看到水在冲洗着他嘴角流出来的血液了嗎？接着他感到面上挨了好几鞭子，这就看不見了，血糊住了他的一个眼睛。他的全身随即搖晃起来。有一个时候騾子和壮丁都像拔起的树干一样，被急流冲得直晃动。但是，那个吓得发瘋了的隊員为了要逃避死亡，一股勁地用力鞭打着牲口和这个雅那庫納。鞭子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布劳略和騾子的头上。

“他媽的！”警备隊員恐怖地叫罵着。“騾子！騾子！走哇，臭印第安人！走！走！……”

騾子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終於带着警备隊員和孔丘科斯这双重的負擔渡过了瓦亚耳河。这一队人馬繼續着他們的行程。太阳开始烤炙大地。过了瓦亚耳河之后，他們要走一段漫长的上坡路。可是队长更加頻繁地踢着馬刺和揮动鞭子。牲口四蹄不停地步步登高，两个壮丁也跟着它們往上爬。他們只是偶尔停下来歇息一下。为了什么呢？是不是騾子走不动了？是不是两个雅那庫納走不动了？是不是騾子和壮丁都累了？

“你装死，不走了！”警备隊員們对雅那庫納說。“走哇，他媽的！快走！走，別吊住騾子！要不，老子就拿繩抽死你！”

壮丁和牲口都浑身是汗，气喘吁吁。骡子身上的毛都粘住了，团成上千个卷涡和箭头。它们的胸前和腹侧都淌着汗水；它们咬着嚼口，喷出很多唾沫。它们的前蹄在光滑的石头上打滑，或者一瞬间一动不动，把身子弯得像弓，拼命挣扎着。这时候，牲口把头朝前伸，耳朝后伏，嘴唇抵到地面上。它们的涨红的发干的鼻子张得异常地大。然而，耶佩斯和孔丘科斯却疲乏得更加厉害。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鬍子，身上披着骯髒的黑棉布衫，在炙热的太阳下都没有戴帽子，长着茧子的脚底踩在地上，两臂朝后捆绑着，腰里被一条皮绳拴在骡子的脖子上。他们都满脸血污。孔丘科斯一只眼睛肿了起来，脸上还带着好几处红肿的伤痕。他们倒下去又爬起来地走上那段上坡路。为什么是倒下去又爬起来呢？因为甚至连要倒下去也不能够呀！在上坡路的最后一段，他们已经完全精疲力尽，只是像棍子和石头一样毫无知觉地让骡子拖着走。布劳略·孔丘科斯和伊西多罗·耶佩斯由于疲乏过度，已经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他们的神经已经不起作用，肌肉松弛，关节损伤，精神由于天气炎热和连续跑了四个钟头的缘故而处于昏迷的状态。他们与其说是活着还不如说是成了两团死肉，整个身体几乎是挂在骡子上，任凭它拖着走。他们全身出着冷汗，唾沫和血液混和着从张开的嘴里流出来。耶佩斯的身上开始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臭气。沿着他的脚踝，流出来一种黄色的粘液。这个壮

丁由于极度的疲乏，不能自制，一路拉出大小便来。

“这家伙在拉屎！”带着他的那个警备队员捂着鼻子叫。

警备队员们都笑起来，更加紧地踢着马刺催赶牲口。

在科尔卡的省政府前面，那些好奇的人挤近伊西多罗·耶佩斯的时候，也都笑着，立即掏出手帕急忙躲开。可是，他们走近布劳略·孔丘科斯的时候，就留在那儿，长久地注视着他那可怜的打伤的臉。城里有几个妇女很愤怒，喃喃地说着抱不平的话。群众中立即引起了一阵剧烈的骚动。在进科尔卡之前，警备队员们在一条河沟边给孔丘科斯洗了洗脸，但是这样一来，他脸上的伤痕和打肿的眼睛就更加显著了。当时警备队员们还把两个壮丁的头一起按在冷水里泡了一阵，使他们清醒一下。这样，耶佩斯和孔丘科斯才能够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走着进城。

“警备队打了他们！”人们高声叫着。“看他们的脸成了这个样子！还在流血！在流血！真野蛮！这批强盗！恶棍！凶手！……”

科尔卡的很多居民都显得极为愤慨。城里的人都同情起两个壮丁来。这阵集体的愤怒的浪涛，一直冲到了兵役委员会委员们的脚下。卢纳省长在人行道上迈出了一步，怒气冲冲地对人群叫道：

“静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嚷什么？你们干吗吵闹？……”

帕加市长走近他，拉着他的胳膊說：

“省长大人，这事儿您不用操心。来吧！到我們这儿来吧！……”

“不！不！”省长凶狠地咆哮着。他同馬里諾兄弟一道灌下的那几杯皮斯科酒，使得他充滿了醉醺醺的怒气。

卢納在人行道旁尽力挺直着身子，向站在他前面等候他的命令的警备队长說：

“把壮丁带过来！带他們进来！”

“是，老爷！”队长回答着，把命令傳給队员。

警备队员們把两个壮丁从驢子脖子上解开，让他們的臂膊依旧反綁着，用皮绳扣住他們的腰，解到兵役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去。耶佩斯和孔丘科斯在警备队员的推搡下，艰难地走着。人群看到他們皮色发紫，一声不响地垂着头，身体衰弱得几乎快要死的样子，又一齐不平地騷动起来。

“凶手！”男男女女都怒吼着。“几乎把他們都折磨死了！强盜！凶手！……”

两个雅那庫納的家屬想跟着壮丁到省政府里去，但是警备队拦住了他們。

“退后！”队长狂怒地大嚷，威胁地拔出了他的佩劍。

等耶佩斯和孔丘科斯一走进去，手里拿着枪的队员們就站成一排，封鎖了大門。有几个队员还对群众威吓和謾罵：

“畜生！你們知道个什么！胡說八道！蠢貨！都是些騾子！……什么也不懂！骯髒的山区乡巴佬！蠢豬！……”

警备隊員們大部分来自沿海地区。他們就这样来辱罵山区的人。秘魯沿海的居民极其瞧不起山区的居民，而后者对这种輕視也憤怒地怀恨在心。

群众挤在省政府門前，被警备隊員持枪拦阻着，越来越憤怒地騷动起来。他們和武装的警备隊員之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爭論。

“你們干嗎把他們打成这样？干嗎？”

“因为他們想逃跑。因为他們躲在家里用石头打我們……野蛮的印第安人！都是些罪犯！”

“不对，不对！你們撒謊！”

“哼，那么，老子就喜欢这样……”

“凶手！你們干嗎要把他們綁起来？”

“因为老子喜欢！”

“什么征兵不征兵的！往后还不是把他們送到庄园里矿場上去干活，搶他們的錢，搶他們的地，搶他們的牲口！……这批狗强盜！这批賊！賊！……”

一个隊員狂暴地叫起来：

“哼！活見鬼！住嘴！要不我就开枪了！……”

他端起枪，做出向群众瞄准的样子，群众高声叫罵着，回答他的威胁。这时候市长帕加出現在省政府門口。

“諸位！”他用一种客套的口吻来掩飾着恐惧，开口說。“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請靜一靜！請靜一靜！請冷靜一点，諸位！……”

这时候，人群中挤出来一个市民，冲到帕加市长面前，很激动地然而也很有力地对他說：

“市长大人！市长大人！民众要求看到这件事情到底如何处理，并且請求……”

警备隊員們抓住了他的胳膊，按住了他的嘴，不让他再讲下去。可是科尔卡的这个老奸巨滑的市长却命令警备隊員們让他繼續往下讲。

“大人，民众要求按正义办事！”

“对！……对！……对！……”群众附和着說。“按正义办事！处罰毆打壮丁的家伙！处罰凶手！”

市长的臉色蒼白了。

“你是什么人？”市长俯身問这个敢于这样跟他說話的人。“你进来！到省政府里来！我們談談。”

这个人走进省政府里去了。可是这个行使公民权利的特別勇敢的人是誰呢？在科尔卡，民众对抗政府当局的行动，并不是常有的。省长、市长、法官、医生、神父、警备隊員，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享有着无限的自由。在科尔卡，对这些官員从来沒有公开的懲罰和社会的監督。不仅如此，就是最可恶最下流的濫用职权的事件，在民众中間也不过是引起一陣沉黙、模糊、紊乱的憤懣的情緒而已。

在省里，政府和公務人員犯了罪可以逍遙法外，是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可是，現在却發生了一種新的從未見過的情況。耶佩斯和孔丘科斯的案件激怒了群眾，而從群眾中竟然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敢于發出抗議，不怕當局的憤怒和報復，要求主持正義。那麼，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這個人就是鐵匠塞爾万多·瓦卡。他出生于北部山区的馬拉涅河畔，在科爾卡大約只住了兩年光景。他的生活是奇特的，既沒有妻子也沒有親屬，既不喜歡娛樂也沒有很多朋友。他一個人獨居，老是守着他的打鐵爐子，連飯也是自己做。他是個純粹的印第安人，顴骨高聳，褐色皮膚，一雙深陷下去的小眼睛閃閃發光，頭髮平直墨黑，身材中等，帶着一種不喜歡交際的几乎是愁悶無言的表情，年紀約莫有三十來歲。他是那些最先圍住警備隊和雅那庫納的好奇者中間的一個。他也是在省政府前面帶頭叫喊聲援雅那庫納的人。其他的人對於這種虐待的事例，原來是有所畏懼而不敢干預的，塞爾万多·瓦卡鼓勵着他們，自己成了抗議運動的領導者和鼓動者。從前，他在生產蔗糖的契卡馬山谷地區做機器匠的時候，已經好幾次參加了類似的反抗豪強惡霸的罪行的行動。這些經歷，以及他在幾個工業城市中當工人謀生所得到的嚴酷體驗，使他對於人間的不平產生了日益增強的痛苦和憤怒。瓦卡覺得，在這種痛苦和憤怒中，他自己個人利益的关系并不太大。他自己只有很少幾次吃過那些“人上人”的虧。

但是，他所看到的对其他可怜的工人和印第安人的惊人虐待事例，却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塞尔万多·瓦卡的痛苦和对强暴的官府或地主的愤怒，与其说是为了自己个人，不如说是为了集体或者说是为了所有的人。另外，他也明白，其他工人看见别人受到无法无天的虐待时，也会产生同样的这种打抱不平、团结一致、为了集体的感情。最后，塞尔万多·瓦卡有时候和一起干活受苦的伙伴们参加过一些小型的协会或者初期的工会，在那里得到的刊物上和小册子上，读到过同他所熟知的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有关的题目和问题，读到过受苦的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同不公平的现象作斗争，使它从世界上消灭，这使他深信，不公平的事情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总是必须极力加以反抗。从那时候起，他的全副精神，就日日夜夜用来痛苦地把这些念头反复思考，反抗的决心也就逐渐增强。塞尔万多·瓦卡是不是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呢？他是不是觉察到了这一点呢？他的唯一的斗争策略可以归结为下列两个简单的方面：社会上一切受到不公平压迫的人的团结，以及群众的实际行动。

“你是谁？”卢纳省长看到瓦卡由帕加市长领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怒冲冲地质问。

“这是铁匠瓦卡。”帕加回答，安慰省长。“让他来吧！让他来吧！不要紧！他想看看壮丁。他说壮丁受了亏待，折磨死了……”

卢纳打断了他的话，激怒地对瓦卡说：

“什么亏待不亏待，坏蛋！狗杂种，滚出去！”

“不要紧，省长大人！”市长又求情说。“让他来吧！我请求您！他想看看壮丁怎么样了！就让他看得啦！他们就在那儿！让他看得啦！”

“对，省长大人！”铁匠沉着地接口说。“民众要求这样！我是外面的群众派来的。”

里阿尼奥医生的自由主义思想被打动了，插上来，礼貌十足地对瓦卡说：

“很好！既然是民众的要求，你就有权利这么做。省长大人！”他转过身子客气地对卢纳说。“我认为这个人可以待在这儿。他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照我看来，兵役委员会的会议可以继续开下去。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这两个壮丁的问题……”

“我看这样也好，”市长说。“省长大人，我们得争取时间。我还要……”

省长考虑了一下，再看了看法官和大地主伊格莱西亚斯，然后表示同意：

“好吧。兵役委员会的会议继续开下去。”

于是大家各就各位。伊西多罗·耶佩斯和布劳略·孔丘科斯站在办公室的一头，由两个警备队员看守着，腰里还是系着一根绳索。这两个壮丁现出一种致命的青紫脸色。他们好像已经濒于死亡，用蒙眬恍惚的眼光冷漠

地看着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布勞略·孔丘科斯的精力已經極其衰弱，困難地呼吸着，手脚都在哆嗦，脑袋像垂死的人那樣垂下。有時候他昏迷過去，要不是警備隊員把他的身子扶住，他就倒下來了。

塞爾万多·瓦卡走到這兩個雅那庫納旁邊，帽子拿在手里，神情激動，但是表現得既堅定而又冷靜。

兵役委員會的全体委員就座之後，廣場上傳來了一陣震耳的喧鬧聲。站成一排擋住門口的警備隊員們，用肆意的謾罵和威脅，回答着群眾。隊長跳到人行道上，對站在最前排的群眾使勁地揮舞着他的佩劍。

“他媽的！”他暴跳如雷地咆哮着。“往後退！退後去！退後去！”

盧納省長怒吼着發出命令：

“隊長！由你維持秩序，你看怎麼辦就怎麼辦！我授權給你！……”

門口發出了一陣抽抽噎噎的哭聲。那是伊西多羅·耶佩斯的祖母、母親和姐姐。她們合着手掌跪在地下，要求讓她們進去。警備隊員用腳踢她們，用槍托打她們，把她們趕開。

里面，主持會議的盧納省長說：

“好吧，先生們。你們已經看到，隊伍剛帶來兩個瓜卡蓬戈的壯丁。因此，我們要根据法律來審查一下這兩個人的問題，以便決定把他們列入下一批應募壯丁的名

額，送到州政府去。秘書先生，首先請你念一念‘義務兵役法’上面有關‘應募壯丁’的條款。”

秘書波阿多把一本綠皮的小冊子拿起來念：

“第四條：關於‘應募壯丁’。第四十六款：凡是十九歲至二十二歲的秘魯男子，未曾到所屬地區登記服兵役者，即作為‘應募壯丁’。第四十七款：政府當局應將‘應募壯丁’拘捕，並在拘捕之後，立即迫使其服兵役。‘應募壯丁’不得向法院起訴，亦不再享有本法律第二條第二十九款對一般應征者所規定的任何權利、特許或減免。第四十八款：……”

“夠了！”法官奧爾特加使勁地打斷了他的話。“我認為不用再念本法律的其餘部分了，因為各位委員都對本法律知道得很清楚。我請求秘書先生打開兵役登記冊，看看上面是不是列有這兩個人的名字。”

“等一等，奧爾特加博士，”帕加市長反對。“我看最好還是首先了解了解這兩個應募壯丁的年齡。”

“對。”省長表示同意。“喂……”他轉過去和氣地問伊西多羅·耶佩斯。“你多大了？你先說說你叫什麼名字？”

伊西多羅·耶佩斯彷彿從夢中醒了過來似地用受驚的無力的聲音回答說：

“我叫伊西多羅·耶佩斯，老爺。”

“你多大了？”

“不知道，老爺。也許是二十，也許是二十四，誰知道

呢，老爷。”

“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說吧，你多大了？照实說！”

“他自己也不知道。”里阿尼奥医生又同情又厌恶地說。“他們都是些无知无識的人。您不要再問了，省长大人。”

“好吧，”卢納又問耶佩斯說。“你在兵役册上登記过嗎？”

这个雅那庫納睜大了眼睛，极力想听懂卢納对他所說的話，机械地回答說：

“嗯，老爷，我在您的册子上登記过了。”

省长提高了声音，又問：

“畜生！你不懂我对你說的話嗎？我問你是不是进行过兵役登記了。”

这时候，塞尔万多·瓦卡插了进来。

“先生們！”铁匠鎮靜而有力地說。“这个人（他指的是耶佩斯）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无知无識的乡下人。这你們已經看到了。他是个文盲，是个懵懂的人，不幸的人。他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紀。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进行了兵役登記。总之，他什么都不知道。既然誰也沒有告訴过他要他进行登記，他也沒有听到过說要登記，也不知道什么叫登記，什么叫义务兵役，什么叫祖国，什么叫政府，那么，你們把他抓来干什么呢？……”

“住嘴！”法官奥尔特加猛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嚷着打断了瓦卡的话。“我们实在忍耐得够了！”

这时候，布劳略·孔丘科斯挺了挺身子，痉挛了一会儿，经过一阵短短的虚脱之后，突然倒在一个警备队员的臂膀中一动不动了。里阿尼奥医生跑过去，轻轻地碰了碰他，然后以一种职业性的口吻说：

“他死了。他死了。”

布劳略·孔丘科斯慢慢地躺倒在地上。

这时候，塞尔万多·瓦卡一下子从警备队员中间冲到街上，对群众暴怒地高声叫嚷：

“死了一个人啦！死了一个人啦！死了一个人啦！警备队把他弄死啦！打倒省长！打倒政府！民众万岁！民众万岁！”

群众中立即掀起了一阵愤怒的浪潮。

“打倒凶手！处死罪犯！”群众怒吼着。“死了一个人啦！死了一个人啦！死了一个人啦！”

瞬息间，广场上一片混乱，充满了惊慌和吵闹。群众和警备队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人们清楚地听到了省长给警备队员们下的命令：

“开枪！队长！开枪！开枪！……”

排枪向着群众射去，那么密集，那么连续不断，那么残酷。手无寸铁的群众遭到突然的袭击，搬起石头来保卫自己，进行反击，朝省政府冲去。大部分的人则惊惶地

逃散了。許多打死打傷的人躺在地上，这儿那儿到处都是。引起了一陣混亂。家家的門立即都關了起來。後來，槍聲就稀疏下來了。

這一切僅僅是幾秒鐘之間的事。風暴過去之後，警備隊員們就控制了全城。他們在廣場上狂暴地巡行，任意地開槍。除了他們以外，廣場空寂得像一片沙漠，只是在地上隔不多遠就有死傷的人躺着。中午明亮的陽光照耀着，天空清澈而蔚藍。科爾卡充滿了血腥的悲劇氣氛。幾只兀鷹在教堂的屋頂上盤旋。

醫生里阿尼奧和大地主伊格萊西亞斯從一片酒店里走了出來。廣場上慢慢地又站滿了好奇的人。何塞·馬里諾着急地在尋找他的弟弟。另外有些人在打聽某人某人是不是出了事。人們都在焦慮地探問省長、法官和市長的消息。一会儿以後，盧納、奧爾特加和帕加這三個人的人群中間出現了。住宅和商店的門重又打開。廣場上充滿了痛苦的怨憤的低語。每一個傷者和每一個死者的周圍都圍上了一堆人。儘管衝突已經結束，警備隊員們，特別是那個隊長，仍舊在亂開槍。政府官員們和兵士們都怒氣沖天，瘋狂地發出要進行報復的叫嚷。人群中出來了一批商人、小業主、作坊老板、公務人員和大小地主，以伊格萊西亞斯為首，走到省長和其他高級官員面前，高聲地对這次民眾的暴動表示抗議，並且表示堅決地無條件地擁護和支持當局採取恢復公共秩序的措施。

“就是这些印第安人，这些地道的畜生和野蛮人干的好事！”科尔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愤怒地叫嚷着。

“可是这准是背后有人在鼓动他们干的。”另外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老百姓是愚蠢的，他们自己决不会动起来。”

省长吩咐把死者和伤者安顿好，并且命令凡是对公民责任有自觉的人立即组成国民城市保安队，以便配合武装部队巡查全城，恢复公民权利的保障。事情就这样照办了。走在这一支双料队伍前面的是卢纳省长、帕加市长、法官奥尔特加、医生里阿尼奥、大地主伊格莱西亚斯、马里诺兄弟、省长秘书波阿多、维拉尔德神父、治安推事、学校校长、市议员、警备队长等人。

在这次对科尔卡所有街道和近郊所进行的巡查中，警备队抓了一大批男男女女的市民。省长带着他的一队人闖到老百姓的家里去，不管愿意不愿意，按照情况，把那些可能参加暴动的嫌疑分子抓走。政府当局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把这場骚乱归咎于下层的平民，就是说，归咎于印第安人。对贫苦阶级开始进行残酷凶暴的镇压。除了警备队以外，很多公民也带着步枪和卡宾枪；跟随着省长的那一批人则不管有没有理由，都佩带着手枪。这样，被怀疑参加了暴动的印第安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了惩罚。他们用枪托一下子就把某一家的门打穿，吓得这一家人惊惶逃窜。于是他们就拿着手枪，到屋顶上，床底下，阳

台上和污水沟里去搜索追逐，最后就把这些人活捉或者打死。从下午一点钟开始放枪的时候起一直到下半夜，城里的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在这次大镇压中间表现得最血腥残暴的是法官奥尔特加和神父维拉尔德。

“我看，省长大人，”神父满怀仇恨地说。“我看非用铁腕不成。要是您不这么办，印第安人就可能在今天夜里再聚集起来，控制科尔卡，进行抢劫和屠杀……”

在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以卢纳省长为首的城市保安队指挥部的人员，在市议会的大厅里集合。几个主要人物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就决定打电报向州政府报告发生的事情，电文如下：

“库斯科州州长：今日下午，本省兵役委员会开会之际，有武装暴徒以枪支及石块袭击省府。警备队为保卫公民之生命财产，已严加弹压。死十二人，伤十八人，两警备队员重伤。我正侦查其原因及目的。各级政府机关，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全体居民，均表支持。现已完全平静。此次不幸事件之司法程序调查结果以及对肇事者之惩罚，当继续报告。另函详。卢纳省长(签名)。”

之后，帕加市长向在场的人敬了一杯白兰地酒，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谈话：

“先生们！”他手里端着酒杯说。“我代表我荣任主席的市议会，对今日下午所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并对采取适当的正义措施大力恢复科尔卡的秩序、自由和公

民权利的省长大人，表示祝賀。同时，我也要求卢納大人对暴动的主从各犯严加惩办。在場的諸位先生都是商业、农业和行政部門的卓越代表，我很了解他們的感情和心意。我相信我們將因此而對省长大人表示深切的感謝，我也相信，科尔卡的最优秀的社会人士都会支持省长大人。先生們，讓我們為我們的救星卢納省长大人干杯！”

大家对老帕加的講話热烈鼓掌，喝干了白兰地酒。省长发表了如下的答辭：

“市长先生，諸位对我的过奖使我非常感动。我只有深深地感謝諸位。实际上，我只是尽了我的責任而已。我使得本省免于遭受瘋狂的、愚昧无知的平民的不法行动之苦，这就是我給諸位作的一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先生們。我对发生的事情也感到遺憾。但是，我决心要毫不犹豫地从严惩办那些罪犯。警备队所作的事情算不得什么。我要使那些野蛮的印第安畜生懂得尊敬政府当局。我向諸位保证要惩办他們，惩办到最后一个人。干杯！”

对卢納的鼓掌欢呼，就像他自己的話一样，是响亮而有力的。很多人走过去拥抱市长和省长，感动地向他們祝賀。大家又干了一杯。法官奥尔特加，神父維拉尔德和医生里阿尼奧，也都发表了演說，一致譴責下层平民，并要求严办他們。馬里諾兄弟和大地主伊格萊西亚斯用一半演讲一半談話的方式发表了他們的意見，坚决要求

毫不寬容地鎮壓印第安人。伊格萊西亞斯以充滿仇恨的口吻說：

“我們應該抓住那個鐵匠，那個傢伙很狡猾，煽動別人。他准是跑了，可是我們得搜捕他，把這婊子養的好好地教訓一頓……”

何塞·馬里諾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什麼教訓不教訓的！得請他吃黑棗。他是個壞蛋！是個瘋子！”

“我想他是被打死在廣場上了。”秘書波阿多胆怯地提出說。

省長糾正他說：

“沒有。槍一響，他第一個逃跑。可是我們得把他抓起來。隊長！”他大聲地叫喊。

隊長應聲而來，立正行禮：

“大人！”

“必須立刻搜捕鐵匠瓦卡，不論多大代價都得找到他。不管他在哪兒，就把他干掉。給他肚子上一顆子彈就行！就這麼辦！你儘可能把他的屍首帶來給我！我告訴你，就要把你升做少尉了！”

“是，大人，”隊長興奮地回答。“我執行您的命令，您放心！”

手槍和卡賓槍的射擊聲不時冲破夜間的寂靜，從遠處傳來，那是在市內巡查的各個城市保安隊發射的。在

市議会的各个大厅里，人們却在一杯又一杯地灌着白兰地。維拉尔德神父、卢納省长和馬里諾兄弟都已經開始有了醉意。厚厚的烟霧在空气中瀰漫。大家越来越欢乐了。談过开枪，又談其他可笑的无賴行徑。在警备队长、一个隊員和一个治安推事組成的小圈子中，那个有些醉意的臉色通紅的治安推事漲紅着臉嚷道：

“那些印第安人真是蠢貨！”

队长夸口說：

“啊，我可把他們搞了个痛快！我剛看見那铁匠跳到廣場上叫‘死了一个人啦！死了一个人啦！’就把我身边的一个老头重重地照面一枪托，打得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之后，我就退后几步，开始朝印第安人連珠般地开枪：砰！砰！砰！他媽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給我打翻了。我只知道廣場上乱成一团，子彈帶都打空了……嘿，瞧！光我一个人，就毙了他媽的七个，打伤的还不算！……”

“还有我呢！”那隊員驕傲地說。“嘿，他媽的！我甚至沒让印第安人动一动。他們还没有来得及丢一块石头，我就把我旁边的两个家伙干掉了。其中有一个印第安娘儿們，她哼哼唧唧地‘老总、老总’的，纏了我好大一陣子。我照着她肚子一枪托，一下子就送了她的命……另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向我求饒，我也一枪托砸烂了他的肋骨……”

治安推事听着他們，掩不住心里感到的恐怖。但是，他还是热情地对兵士們說：

“干得好！干得好！野蛮的印第安人！畜生！該把他媽的杂种瓦卡也干掉！可惜給他留了一条狗命！他媽的！”

“啊！”队长揮舞着手臂輕蔑地說。“啊！那家伙嗎？你們等着瞧吧！瞧我来收拾他！这活儿交給我。省长已經对我說过，要是我把铁匠的尸首带来給他，他就升我做少尉……”

可是这时候，在馬里諾兄弟和卢納省长之間，展开了一場比这更为重要的談話。何塞·馬里諾亲切地拉着卢納的手臂，走到一旁，对他說：

“亲爱的省长，我想同你喝一杯。”

馬特奧·馬里諾斟好三杯酒，三个人手里拿着杯子，走到一个角落。

“你瞧！”何塞·馬里諾低声地对省长說。“你是知道的，我是你的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朋友。我已經多次证明，我对你的同情一向总是挺深切挺誠懇的。好几次——我这个人給人家办事，向来不喜欢在人家面前說——你知道嗎，好几次我在吉維尔卡跟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談到你。他們对你都很器重。啊，对啦！我清楚地知道他們对你很滿意，很滿意！这儿有些人（他一面說一面用手势指指在場的人）曾經好几次写信給塔伊克先生說

你的坏話……”

“唔！唔！”卢納自滿地微笑着說。“你們已經对我說过了。我已經明白啦……”

“这些人給他們写信，搬弄是非，說你只不过是众議員烏特阿加博士的代理人；你在这儿給烏特阿加服务，反对‘矿业公司’……”

省长又憤怒又不安地微笑着。何塞·馬里諾以保护人的口吻，驕傲地繼續說：

“当然，我是极力維護你的。可是，塔伊克先生已經在相信起这种謠言来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說：‘馬里諾先生，我把你叫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是为了跟你談一桩极其严重也极其秘密的事情。請你坐下来回答我向你提出的問題。卢納省长在科尔卡对你怎么样？請你坦率地回答我，因为我接到科尔卡的来信，說了卢納很多坏話，老实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此，我要你誠懇地告訴我，卢納待你們到底怎么样。你們在招工的时候，他是不是給你們提供各种方便？他是不是支持你們，帮助你們？因为，“矿业公司”設法使卢納出任省长，唯一的目的是要在招工的时候能够有警备队为我們服务。这一点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其他的事情都并不重要，什么卢納經常同烏特阿加那一帮人在政治上鬼混，什么他喜欢跟人乱喝酒等等，都无关紧要。’那美国佬就是这样对我說的。他还很发火呢。于

是我就告訴他說，你對待我們還不錯，我們沒有什麼可向他抱怨的。那美國佬對我說：‘要是盧納對你們不好，那麼，我就立即通知我們利馬的辦事處，叫他們當天就把他撤換。你要知道，我們的公司代表着我們在秘魯的重要利益，我們不能讓人隨便擺布。’那美國佬就是這樣對我說的。可是我答复他說，那些謠言是不足信的；我說，你是我們的人，完全是我們的人……”

“我知道，”馬特奧·馬里諾說。“我知道給美國佬寫信的是哪些人……”

“好啦！好啦！”何塞·馬里諾起勁地湊上去說。“可是，總之一句話，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佬已經把話進了耳朵，因此就得小心点儿……”

“可是，這些確實都是謠言！”盧納大聲說。“你們比誰都明白，我對塔伊克先生是絕對忠實，無條件地服從的……”

“那當然！”何塞·馬里諾勝利地挺着肚子說。“正因為如此，我才極力地替你護衛。塔伊克先生後來對我說：‘好吧，馬里諾先生，我完全相信你的回答。好啦，就這樣啦。’”

“真好！真好！”馬特奧·馬里諾大聲地嚷。

盧納省長感動地回答何塞·馬里諾說：

“我真心地感謝你，親愛的堂何塞。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真正朋友，決心盡我所能為你們辦事。你們只要對

我說你們要什麼，我就立即照辦。唔，保證立即照辦！”

“真好！真好！”馬特奧·馬里諾又說。“讓我們為此而干一杯，省長大人！”

“是啊，為你干杯！”何塞·馬里諾對盧納說。“為我們的偉大崇高的友誼，干杯！”

“為友誼，為‘馬里諾兄弟商行’，干杯！”省長說。“為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的健康，為‘礦業公司’，為美國，干杯！”

這三個人又喝了几杯酒。在喝酒中間，何塞·馬里諾隱秘地問盧納省長：

“今天抓了多少印第安人？”

“大約四十來個。”

何塞·馬里諾想再說點什麼，但是沒有說出來。最後他對盧納這樣說：

“你記得我們今天早上對你說的工人的事嗎？……”

“記得。你們需要一百個工人，弄到礦上去……”

“正是。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認為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辦到。你瞧，你不是現在所有的警備隊員不夠，不能去追捕我們那些在逃的工人嗎？你不是現在拿關在牢里的這些印第安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嗎？那麼，你為什麼不給我們一些人，讓我們立即把他們送到吉維爾卡去呢？”

“啊，這樣！……”省長大聲說。“你知道，這事有些難辦。因為……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卢纳摸着下巴在动脑筋，最后用一种低低的机密的口气说：

“不必再谈了，我们彼此已经谅解。我答应你。”

马特奥·马里诺跑去拿了三杯酒来。

“诸位先生！”何塞·马里诺手里拿着酒杯，向所有在场的人大声地喊道。“我请你们为我们伟大的省长罗伯托·卢纳大人干一杯，他刚刚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于遭到印第安人的伤害。先生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政府方面将会由于卢纳大人今天给科尔卡所作的事情而给予嘉奖。我建议今天所有在场的人签呈一份请愿书给内政部长，表示本省对卢纳大人的感谢。另外，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组织祝贺卢纳大人的活动，包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并以科尔卡市民的名义致赠一枚金质奖章……”

“好啊！好极了！万岁！万岁！万岁！……”

市议会的大厅里人声喧腾。喝得醉醺醺的法官奥尔特加博士把一个警备队员叫来，对他说道：

“你去把乐队叫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把那些混血儿叫起来，告诉他们，省长、法官、市长、神父、医生和坎纳斯省的所有头面人物都在这里，叫他们立刻就来。”

医生里阿尼奥犹豫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奥尔特加博士！你认为该叫乐队来吗？”

“当然罗！为什么不呢？”

“因为今天死了人，人家会说闲话的……”

“誰會說閑話？印第安人嗎？你想到哪兒去了！你就走吧，去吧！”法官又轉過去對那警備隊員說。

那個隊員奔跑着去叫樂隊了。

黎明的時候，市議會的大廳成了一個游藝場。樂隊奏着快樂的華爾茲舞曲和馬里奈拉舞曲^①，產生了喧鬧的狂歡的氣氛。很多人回去睡覺了，可是留下來的一二十個人都已經大醉。他們都是男人扯着男人在跳舞。跳馬里奈拉舞跳得最起勁的是神父維拉爾德和法官奧爾特加。神父脫掉法衣，成了狂歡會上的主角。他在人群中央跳着，大聲地唱着。後來，他建議上一家賣契恰酒的女人家里去；神父和醫生里阿尼奧同那家人家的兩個漂亮印第安姑娘都有勾搭。可是有人說不能上那兒去，因為印第安姑娘們的父親在廣場上被打傷了。

帕加市長、盧納省長和馬里諾兄弟都手挽着手，熱烈地談論着。市長醉得東搖西晃，含糊不清地咕噥着：

“我整個兒都是美國佬的！我什么都全虧他們！我這市長！我的一切！他們是我的主人！他們是科爾卡的主人！”

“豈只是科爾卡而已！”馬特奧·馬里諾爭辯說。“是全州的主人！他們儘管發號施令！真他媽的！塔伊克先生萬歲，先生們！……”

① 馬里奈拉舞曲(marineras)，是秘魯、智利、厄瓜多爾等南美國家的一種民間舞蹈音樂。

卢纳省长是个精通国际事务的人，他热忱地对他的朋友们解释說：

“噢，先生們！美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国家！多么令人惊讶的文明！多么富有！那些美国人又是多么偉大的人物哟！諸位想想，几乎整个南美洲是在美国金融的掌握之中！最好的矿山、铁路、橡胶园和甘蔗种植园，都是用紐約的美金搞起来的！噢，这可真了不起！諸位将会看到，欧洲的战争要是沒有美国参加，那是停不下来的！請你們記着我說的这句话吧！这是毫无疑問的！那个威尔逊^①哟，可真棒！真有才干！他的演讲多么精采！前几天我就念了一篇！……他媽的，真一点也不假！……”

何塞·馬里諾起勁地接口說：

“特別是‘矿业公司’！这是秘魯最大的矿业辛迪加！它在北方有銅矿，在中部和南部有金矿和銀矿！它到处都有矿！威斯先生在吉維尔卡对我說过‘矿业公司’的規模。多么大的企业！噢，我只要告訴你們，‘矿业公司’的股东都是美国最大的百万富翁就够了！他們很多是銀行家，又是其他成千成万的矿业、糖业、汽車业、石油业辛迪加的股东！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就有巨大无比的財產！……”

① 威尔逊 (Thomas Woodrow Wilson)，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間的美國總統。

“喂，先生們！”神父維拉尔德湊到法官奧尔特加的肩膀旁边說。“你們在談什麼啊？”

“我們在這兒談美國人呢！”馬特奧·馬里諾驕傲地回答。

“啊！”神父大聲說。“美國人真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讓我們來為美國人干一杯！他們是發號施令的人！真了不起！上回我到庫斯科去，看到主教大人自己也在塔伊克先生面前下跪呢。主教想換掉坎塔的神父，塔伊克先生反對，當然，主教大人就不得不在他面前下跪了！……”

馬特奧·馬里諾大聲地命令樂隊：

“奏樂！奏樂！奏樂！”

樂師們待在走廊里，不知道大厅裏面在談些什麼。他們奏起一支喧鬧的有節奏的但也有些單調的進行曲來。大厅內喧騰起一陣混亂的震耳欲聾的叫嚷。大家都拿起酒杯齊聲高呼：

“美國萬歲！‘礦業公司’萬歲！美國人萬歲！威爾遜萬歲！塔伊克先生萬歲！威斯先生萬歲！吉維爾卡萬歲！省長萬歲！市長萬歲！初等法庭法官萬歲！伊格萊西亞斯先生萬歲！馬里諾兄弟萬歲！打倒印第安人！打倒……！”

吵鬧聲中，熱烈的進行曲聲中，夾雜着幾響手槍的射擊聲。法官奧尔特加和神父維拉尔德拿出手帕來，開始跳舞。樂師們看到他們，就急忙轉而奏起使人受不了的

馬里奈拉舞曲來。其他的人圍住神父和法官，拍着手掌，發出瘋狂的尖利的叫聲。

熹微的晨光，開始在安第斯山遙遠積雪的山峰後面顯現。

* * *

第二天，醫生里阿尼奧檢驗了屍體。三個受傷的人在黎明時死了。有一些屍首在下午埋葬了。

到了下午一點鐘的時候還待在床上的盧納省長，從早晨的郵件中收到了州長的復電。電文是：“科爾卡，盧納省長：對此事深感遺憾。祝賀你平服印第安人暴亂，恢復公共秩序。州長萊德斯馬（簽名）”。然後盧納開始讀他的信件和報刊。突然他滿意地微笑着叫他的勤務兵安梯科納：

“安梯科納！”

“有，老爺！”

“你去叫何塞·馬里諾先生，對他說我在等他，要他立刻就來。”

“是，老爺！”

不一會兒，何塞·馬里諾走進了省長的臥室，滿意地微笑着問候：

“你好呀？睡得好吧？”

“唔，”盧納以疲倦的神情回答說。“請過來，坐下。酒總是傷我的身體。年紀大啦。你睡得好嗎？”

“我嗎，好的很！睡得像猪一样。”

“好，我亲爱的馬里諾。我剛剛接到州长的电报！你看！……”

省长把电报递給他。何塞·馬里諾默念了一遍。

“好极了！”馬里諾嚷了起来。“好极了！你瞧，我昨天不是对你說过的嗎！自然罗，州长和部长都必須贊同你的作法。此外，我馬上就会写封信給塔伊克先生，告訴他这儿发生的事情，叫他馬上替你在庫斯科和利馬說几句话，使昨天的事情得到同意，不把你調离坎納斯。”

“就这样！就这样！这事我就請你操心啦。至于說到在押的印第安人，我看你可以弄十五个左右到矿山上去。同时，我剛剛在报上看到美国参加欧战的消息。”

“是嗎？”何塞·馬里諾惊惶地問。

“是呀！我剛剛在报上看到这条消息。”

“那么，塔伊克先生現在也應該知道这个消息，已經在加紧矿上的工作了。他需要立即运一大批錫砂到摩雁多，以便送到紐約去。”

“正因为如此，我才叫你来告訴你：由于‘矿业公司’急需工人，你要是願意的話，今天就可以把我拘禁在監獄里的印第安人弄十五个去。”

“我不能弄二十来个嗎？”

“对我來說，我是很願意这么办的。你已經知道，我在这里就是为你們服务的；这就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我

知道，只要塔伊克先生对我滿意，我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可是，我昨天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在本月底以前也至少需要五个壮丁。在那些在押的印第安人中間，我也需要三个来湊足我的名額。我不能够得罪州长。你替我設身处地想想看。另外，把印第安人弄到吉維尔卡去这种事情，也不宜搞得过火。需要对里阿尼奥和伊格萊西亚斯老头防一手。要是伊格萊西亚斯老头知道我让你们弄了二十个印第安人到吉維尔卡去，那么，他也会要同样多的人到他的庄园里去的，况且他总是同烏特阿加通信，他可能在政府里給我找麻煩……”

“可是，我們有塔伊克先生站在我們这边……”

“是啊，是啊；可是跟众議員搞好关系总是好的……”

“不，不，不！而且我可以保证，伊格萊西亚斯老头凭什么会知道这事。吉維尔卡离这儿很远。印第安人一到矿山，就誰也不知道他們了，既不会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什么也不会知道。”

“印第安人的家屬呢？要是他們到吉維尔卡去呢？”

“这个；只要你不让他们去，他們就不能去，也碍不了什么事。另外，你还應該对大家說，印第安人已經釋放，他們由于害怕，逃走了。你这样做了之后，要是将来有誰知道他們中間有人在矿上，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害怕因为昨天的事件遭到懲罰，自己潛逃到吉維尔卡去的……”

这样，何塞·馬里諾和卢納省长之間就达成了協議。

当天晚上，挑出了二十个最温顺和最老实的印第安人，第二天一早，就把他们三个三个地从监狱里带了出来。城市依然沉浸在绝对的寂静里，街上空无一人。印第安人由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备队员押着，带到科尔卡城郊，去吉维尔卡的大路口。卢纳答应给马里诺兄弟的二十个印第安人，在那里集合；早上四点钟的时候，开始向钨矿矿区进发。二十个印第安人都反绑着胳膊，用一根结实的绳索串联起来，连成一串。何塞和马特奥·马里诺，以及他们雇佣的一个警备队员和四个心腹，骑着马，押着这一队人。这七个押解印第安人的卫队都带着手枪、卡宾枪和充足的弹药。

为了避免在路上给人碰见，这一次强行军大部份选的是偏僻的小路。

谁也没有对这些印第安人说什么。既没有告诉他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去多久，有什么条件。他们顺从着，一声也没有吭。他们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看，低下头，笼罩在悲哀的寂静里，慢慢地徒步前进。他们是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也许是由于科尔卡死了人，押解他们到库斯科去出庭吧？可是他们真是没有什么干呀！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也许把他们押去作壮丁吧。但是，难道老头儿也能够作壮丁？谁知道呢！还有，马里诺兄弟和其他没有穿军服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走，又是干吗的呢？难道他们是在协助省长吗？也许是

因为开枪的时候在广场上把他們捉住了，要把他們远远地带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吧？可是，那地方究竟在哪儿，而且为什么要把他們弄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处罰他們呢？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啊！可是，連一小块玉米餅都不給！連一小把麦子或者大麦粉都沒有！甚至連一个古柯丸也沒有！到了上午，太阳开始烤炙人的时候，他們中間很多人都渴了。可是連一点点契恰酒都沒有！一点点甘蔗酒都沒有！甚至一口水都喝不到！还有他們的家屬呢？可怜的保拉正怀着孩子！桑托斯还那样幼小！尼科爷爷还在家里吃着午飯！多諾勒斯媽媽那么瘦弱，那么善良！那些黄辣椒，已經长大！玉米田已經一片青綠！那灰色的公鸡可以带着到丘卡去了！……現在，一切都已經远远抛开！……这要到什么时候呢？誰知道！誰知道啊！

三

几个星期以后，在吉维尔卡，铁匠瓦卡正跟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和记工员在谈话。这个记工员就是死去的格拉西拉从前的情夫。天已经黑了，他们待在记工员的茅屋里，茅屋在工人的宿舍区，但那里已是吉维尔卡的远郊，离开“难逃”谷不远。这个破烂的小茅屋是记工员单独住着，只有一间屋子，屋子里床铺的旁边点着一盏煤油灯。一条粗陋的木板凳和两个当凳子用的樟脑树桩子，就是全部的家具。报纸糊的墙上，用胶水贴着几张从利马的《什锦》杂志上弄下来的画片。这三个人低声秘密地谈着。他们常常停住，小心地从门前的龙舌兰丛中，向山旁高地上沉浸在寂静里的荒凉道路窥探。是什么不平常的动机，能够把这几个彼此毫不相同的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聚集在一起呢？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激动了贝尼特斯，以至于推动着他，把他送到了这个低微的记工员这里来，而且更为奇怪的是，把他送到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沉默的铁匠塞尔万多·瓦卡身边来呢？另一方面，科尔卡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后，瓦卡又怎样来到了吉维尔

卡的呢？

“那么，我們的意見都一致啦？”瓦卡兴奋地問貝尼特斯和記工員說。

貝尼特斯看来在躊躇不決，而記工員却以完全信服的語調回答說：

“那当然！我完全相信！”

塞尔万多·瓦卡坚持着問貝尼特斯：

“我說，貝尼特斯先生，你不相信美国佬和馬里諾兄弟是一批强盜和罪犯，不相信他們是靠着喝印第安人的血汗来生活和发財的嗎？”

“我完全相信。”貝尼特斯說。

“那还有什么疑問呢？在所有的矿山，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秘魯，中国，印度，非洲，俄国……”

“但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就不是这样，因为那些国家里的工人和穷人都生活得很好……”

“‘穷人都生活得很好’？怎么能‘穷人都生活得很好’呢？既然是穷人，就不可能生活得很好……”

“那就是說，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的老板們，對他們的同胞不像对其他国家的人民那么坏，剝削得也不那么厉害……”

“那好吧。法国、美国、德国、英国的老板們和百万富翁們，对于印度、俄国、中国、秘魯、玻利維亞的工人來說，是一批强盜和凶手，可是对于他們自己本国的工人來說，

也是一批强盗和凶手。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有一些人当老板，有一些人当工人；有的人富，有的人穷。革命所寻求的，是打倒全世界所有本国的和外国的剥削者，使所有地方的印第安人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你们是不是在报上看到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起来的消息？他们起来反对老板，反对富人，反对大地主，反对政府，把他们打倒了，推翻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个政府……”

“对。对。我在《商业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贝尼特斯说。“可是他们起来只是反对沙皇，并不是反对老板和有錢的大地主，因为世界上总归有老板和百万富翁的……他们只是打倒了沙皇。”

“好吧，那么你们就会看到……”

“当然！”贝尼特斯热情地说。“在俄国的新政府中有一个偉大的人物，名叫……名叫……”

“克倫斯基！”瓦卡说。

“对，对，克倫斯基。人家说他很有才干，是一个大演说家，非常爱国；还说他要给工人和穷人主持正义……”

塞尔万多·瓦卡笑起来，諷刺地重复说：

“他要主持正义！主持正义！……”

“对啦。因为他有才干，为人正直，非常爱国……”

“他不是什么别的，不过是另一个沙皇罢了！”铁匠有力地說。“这种有才干的人决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这种有才干的人并不站在工人和穷人这一边；他们只知道

往上爬，在政府里謀一个位置；他們自己有了錢，就再也不記得穷人和劳动人民了。我在利馬产糖的山谷地区干活的时候，曾經看到报上說，現在世界上就只有一个叫做列宁的人，是唯一的始終站在工人和穷人一边的有才干的人；他是为了給他們主持正义，反对罪恶的大老板和大地主而斗争的。他才真正是一个偉大的人物！你們瞧着吧！人家說，他是俄国人，可是全世界各地的老板們就連瞧見他的画像都会不舒服，叫各国政府追捕他，要把他枪毙……”

土地測量員怀疑地說：

“那他就什么也干不了。要是各国政府都追捕他，要把他枪毙，他能干什么呢？”

“你們听我說！我有一份从利馬秘密寄来給我的报纸，报上說，列宁就要回俄国去，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个克倫斯基，把他推翻，让工人和穷人执掌政权。报上还說，在我們秘魯，在智利，在別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也都應該这样做，把外国佬和大老板赶走，由我們工人和穷人来当家作主！”

貝尼特斯怀疑地微笑着，而記工員却相反，滿怀热情地傾听着铁匠的話。

“这可不容易。”貝尼特斯很担心地說。“印第安人和工人是不能够当家作主的。他們不識字，而且一无所知。此外，有两件事情不應該忘記：第一，工人沒有知識分子，

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神父、教师等等，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绝对干不成！第二，工人如果具备执政的条件，也需要把首要的位置让给那些提供资本的人，因为工人只提供劳动……”

“很好。可是，贝尼特斯先生，让我们说明白这一点，我已经对你们说过……”

“是的，我同意。我们都同意应该执掌政权的，只是……”

“不，不，不！你等一等！请听我说。我们从头来。你说工人要是没有律师、教员、医生、神父、工程师，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好吧。可是实际上神父、教员、律师等等这批人，都是搶劫、剝削印第安人和工人的好手。”

贝尼特斯反驳说：

“不，不是这样！”

“是的，先生！是这样！”铁匠激动地说。

“是的！是的！是这样！”记工员也激烈地说。“医生、工程师和所有那些装腔作势的有才干的老爷们，都是强盗，都是剝削、搜刮印第安人和穷人的家伙。是的！是这样！你自己，”记工员激怒地责骂起土地测量员来。“你自己，和教员萨瓦拉、工程师鲁维奥，就都参加了在商店里害死格拉西拉的事！……”

“没有的事！你误会了！”贝尼特斯带着恐惧的声调分辩。

“是的！是的！”記工員挑战地对土地測量員說。“你是个伪君子。你来找瓦卡，只不过是因為美国佬和馬里諾打破了你的飯碗，伙友們搶走了你的錢，你要對他們報仇罷了。你和魯維奧是最先跟馬里諾那个猪糞一起搶走索拉斯人的房屋、牲畜和谷物的家伙。你們搶了他們，把他們送到矿井里去，叫他們像狗一样在機器和炸藥中間死掉……現在，你沒有办法了，就想來欺騙我們，說你願意同我們站在一起。只要美国佬和馬里諾兄弟又把你叫去，給你一個位置，你准會又跟在他們后邊跑的。那時候，你第一個背叛我們，把我們在這兒干的什麼事，說的什麼話都告訴老板。哼，工程師、教員、醫生、神父這類人物，就是這個樣子！對你們可一點也不能相信！你們是強盜、罪犯、叛徒、伪君子、不要臉的人！……”

“够啦！够啦！住嘴！”瓦卡攔在記工員和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之間，熱情地对記工員說。“別說啦！別說啦！你這麼做，是沒有什麼好处的。應該沉着一點。別鹵莽地暴跳如雷。一個革命者應該冷靜……”

“而且，我根本沒有干這種事。”貝尼特斯臉色蒼白，用央求的聲調說。“我向你們發誓，羅莎達的死根本沒有我的事。”

“得啦！得啦！”瓦卡平靜地說。“我們別談這個了！現在來談談更重要的問題吧。我已經對你說過，”他对着貝尼特斯說了下去。“神父和醫生也是印第安人和工人

的敌人。那次在科尔卡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被省长、医生、初級法院法官、市长、警备队长、大地主伊格萊西亚斯以及那些兵士杀害的可怜的印第安人，就有十五个以上！斜眼鬼奥尔特加是最殘忍的坏蛋。維拉尔德神父怎么样呢？还不是拿着手枪，跟着大家走遍大街小巷，鳴枪追捕无辜的印第安人嗎？……还有教員加西亚又怎么样呢？……”

記工員滿臉怒气，激动地在这小屋子里来回踱步。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低下头，听着瓦卡的話，内心发生了劇烈的冲突。铁匠的議論使得他的思想动摇了。貝尼特斯的思想中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的；他絕對地相信有知識的人應該領導和統治印第安人和工人。他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是这种理論，以后在国内国外的书籍报刊上讀到的也是这种理論。可是，今天晚上，他却以一种少有的专心，尊敬，甚至是同感，来接受塞尔万多·瓦卡所宣揚的另一种相反的理論。因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撵走了他，不要他搞土地測量工作了；何塞·馬里諾也跟他拆了伙，不让他合伙經營粮食和牲畜了。現在貝尼特斯受到了这些打击，可能真正在恨美国老板和以馬里諾兄弟为代表的秘魯老板了。但是，說实在話，叫他就这样同瓦卡站在一起，去动員工人反对“矿业公司”，而且更严重的是，去鼓动群众起义，反对現有的社会制度和經濟制度，那对他來說，中間还隔着一

一条很深的鸿沟呢……如果铁匠的要求只是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居住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夜间和星期日有休息，公司方面负担医药费用，对劳动事故给予赔偿，给工人的子女开设学校，印第安人的人格得到尊重，并能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最后，让强者和弱者、老板和工人、有权有势的人和无依无靠的人都一律公平待遇；要是铁匠的要求不过是这些，那该多好啊！……可是这并不是他的全部要求。塞尔万多·瓦卡甚至敢于谈论革命，敢于说要打倒政府中的百万富翁和政治首脑，把政权交给工人农民，让这些人站在律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神父等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之上！……土地测量员不能设想一个铁匠当了部长，而让一个主教、大学教授或学者来求他接见，在客厅里等待。啊，这不可能！这超出了一切限度和一切可能了。我们可以承认，有很多有知识的人士是无赖，是剥削人民的人。但是，对贝尼特斯来说，一切事物都要严格地以科学和技术观点来判断，因此，思想和有思想的人，就是进步的基础和出发点，贫苦的农民和工人一旦在政府中当了权，能够作些什么呢？他们没有理论，没有主见，没有头脑！那岂不糟糕！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正因为如此，所以土地测量员自己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人，对言论尖锐的瓦卡说来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却依然继续听着瓦卡的话，还同他进行辩论。

“可是，瓦卡，”貝尼特斯申辯說，“你可別信口開河。我們知識分子決不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恰恰相反，譬如說我，就是第一個自動地來跟你們談話的，誰也沒有叫我這樣做，而且我是冒着被美國佬知道了把我趕出吉維爾卡的危險而來的……”

記工員氣沖沖地回答說：

“可是，我跟你打賭，要是明天美國佬再給你工作，你就不會再來找我們了，而且如果發生罷工的話，你准是第一對工人開槍……”

“是的，是的！”塞爾万多·瓦卡說。“我們工人不應該隨便相信別人，因為我們會被出賣，不管是醫生也好，工程師也好，神父也好。只有工人是反對美國佬，反對國內的百萬富翁和大地主，反對政府，反對商人，反對你們這種知識分子的……”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感到自己被鐵匠的這些話深深刺傷了。他覺得痛苦，慚愧，甚至悲哀。儘管他不同意瓦卡的大部分說法，但是他覺得內心深處對於全世界窮苦的礦工的事業產生了一種難以說明的無法抑制的同情。貝尼特斯也好幾次看到過庫斯科、科爾卡、阿科亞、利馬、阿勒基巴等地的美國佬、統治者和大地主對印第安人的欺凌、掠奪、罪行和侮辱。是的，現在貝尼特斯記起了這一切。有一次，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被一個大學同學邀請到利馬山谷區的一個甘蔗莊園去作客。這個同學就

是庄园主的儿子，而庄园主既是共和国参議員，又是国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在那个地区以对待工人的凶横殘暴著名。他經常一清早爬起来，就去察看工人，出其不意地找工人的錯。有一次，他的儿子和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跟随着他在黑暗里到糖厂去巡視。那时候是早上两点钟，糖厂正在榨糖。老板带着他的同伴偷偷地从榨糖机和汽輪机旁边溜过，轉过切碎机，再从一条狹小的梯子下到离心分离車間。他們在那个車間的一个角落里停住了，不让人家瞧見，观察那些工人。那时候，貝尼特斯看見一大群除了一条褲衩什么都不穿的光身子工人，在发着震耳欲聳的响声的巨大汽筒周圍拚命地忙着干活。車間里的高溫使人透不过气来，工人们渾身是汗，眼睛和臉上流露出一种痛苦的极度疲乏的表情。

“这儿有多少度？”貝尼特斯問。

“大約四十八到五十度。”老板說。

“这些人在这儿連續干几小时活？”

“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可是他們有奖金。”

老板說着，踮起脚尖朝那些光身子的工人走去，不让工人看見，嘴里又說：

“等一等。你們待在这儿。只一会儿……”

老板很快地走去，随手抓起一只水桶，到一个水龙头下盛滿了凉水。这人要干什么呢？有一个光身子的混身淌汗的工人，正在不远的一块角鋼边上坐着。他的胳膊

肘撐在膝蓋上，雙手支着汗津津的腦袋，已經睡着了。別的工人一瞧見老板來了，都像往常那樣吓得發抖。那時候，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用自己驚愕的眼睛亲眼看到了一幕野蛮的、可怕的、难以置信的景象。老板踮起脚尖走到睡着的工人前面，把那桶凉水一下子泼到他的头上。

“畜生！”老板在泼水的时候破口大骂。“懒鬼！不要脸！贼骨头！揩油我的时间！……干活去！快干活去！”

那工人的身体猛然一惊，然后就倒在地上，蜷缩着，痉挛地战栗了好一会，像一只快死的鸡，接着突然一下子又站了起来，用血红的眼睛久久地茫然地凝视着前面。他醒过来了，但是还有一些精神恍惚，就去继续干活。

当天清晨，那个工人就死了。

貝尼特斯头脑中一闪，突然地记起了那一幕景象；塞尔万多·瓦卡又对他和记工员说：

“你们知识分子如果确实愿意向我们证明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唯一的方式就是为我们工人做一点事情。你们唯一能够为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吩咐你们的事，听我们的话，服从我们的命令，为我们的利益服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相互得到了解的唯一方式。以后，我们再看。将来，我们就能够像真正的兄弟一般，和谐地在一起工作……貝尼特斯先生，你要听这话！……要听这话！……”

三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铁匠和记工员盯着貝

尼特斯，等候他的回答。土地測量員依然弯着身子在沉思。瓦卡的議論的力量，使他折服。他沒有什麼可說的。尽管他自己还不能夠解釋為什麼他現在對印第安人和穷人的事业有了強烈的同情，可是他已經覺得几乎完全被說服了。貝尼特斯並沒有想到或者不願意去想，他之所以到這兩個工人的茅屋里來，完全是因為他失去了美國佬和馬里諾兄弟的歡心的緣故。當他还是“矿业公司”的土地測量員，同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以朋友的身份結交的時候，他為什麼對工人和雅那庫納就沒有同情心呢？這就是秘魯的小資產階級和秘魯的學生的典型特點，他們以他們所屬階級的那種既懦弱又想向上爬的特點，老是巴結有权有勢的大人物。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失去了他在公司的職位，被老板及其黨羽踢出公司以後，精神上非常沮喪。他覺得自己非常倒楣，以至認為自己是人間最渺小最不幸的人。近來，他像一個夢游病者一樣，獨自在吉維爾卡的工人宿舍區和荒僻的地方徬徨，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胆小。到了夜間，他睡不着，而且經常在床上哭泣。他的精神上的破滅在折磨着他，消耗着他。有時候，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一些非常陰暗的念頭，曾經想到要自殺。貝尼特斯認為，一個人要是沒有一個職位和一點社會地位，那活着還不如死掉的好。他的性格，他的宗教感情，總之，他的一切生活的本能，都不過是要掙到薪金和跟某個大人物握握手而已。他生活中的這

两根支柱要是失掉了，那么，他就得倒下来，摔得重，而且可以說是致命的。土地測量員知道了瓦卡是什么人，和他秘密地来到吉維尔卡的消息，精神上突然受到剧烈的震动。他去找瓦卡以前，有过很多使他心神不安的考虑。到底是去哀求美国佬发慈悲心呢，还是去找瓦卡呢？他有好些天都在犹豫不决。直到有一天夜晚，他感到絕望得不能忍受了，这才来找铁匠的。

在塞尔万多·瓦卡这方面，起初他不願意对貝尼特斯暴露他的秘密的意图。記工員已經把“矿业公司”的工人、老板和高级职员的全部情况告诉了瓦卡，談話中把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說得很坏。但是，土地測量員戏剧性地痛苦地坚持着，要站到工人这一边来，特别是他已經被公司所开除这事实，影响了瓦卡的想法和策略，因此就同土地測量員取得了諒解。铁匠心里想，也許貝尼特斯这个人能够給他带来一个秘密，一个情报，一个文件，或者任何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武器，用来掌握公司和它的董事們的內部情况。

“那么你在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呢？”瓦卡一开始就这样問貝尼特斯。

“噢！”土地測量員郑重其事地回答。“我以后告訴你……我掌握着一件聳人听闻的事情……我下一次对你說！……”

塞尔万多·瓦卡焦急地等候着土地測量員的揭发，

因此，他才頑強而熱心地努力想把他爭取到工人這邊來。另外，鐵匠也希望儘快掌握“礦業公司”和美國佬的弱點所在，以便採取對策，立即在群眾中間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工人中間已經自發地開始有了不滿和反抗的跡象，因此，不可失掉時機。現在瓦卡更加熱心地對土地測量員說：

“你自己決定吧！好好地想一想，別再自己騙自己了！睜開眼睛，好好地想一想吧！你自己對我說過，馬里諾兄弟的罪行和掠奪，使你厭惡，使你感到痛苦和憤怒。你自己深信，‘礦業公司’到秘魯來，只是為了把我們的礦產劫掠到外國去。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就說你自己吧，為什麼他們要把你踢開呢？為什麼？是你不盡職嗎？是你工作得不好嗎？為什麼呢？”

“因為塔伊克聽信了馬里諾的閑話！”貝尼特斯滿腔怨忿地回答。“就是因為這個！因為馬里諾討厭我！就只是因為這個！可是，我要報仇！我發誓要報仇！”

瓦卡和記工員被貝尼特斯憤激的誓言所打動，注意地瞧着他。

“對！”後來瓦卡對貝尼特斯說。“要報仇！要對富人所干的不公道事情報仇！可是，光說幾句空話也不成，需要行動起來！”

記工員憤怒地說：

“哼！……我一定得跟他們算算他們對格拉西拉所

干的事情的这笔账！哼，婊子养的美国佬！……”

三个人都激动起来。茅屋里充满着沉重的强烈的反抗的气氛。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走到门边，从门缝里朝外望了一下，又回到这两个人旁边来。

“我有如何搞垮‘矿业公司’的办法。”他低声地对他們說。“塔伊克先生不是美国人。他是德国人！我有证据：他父亲从汉诺威给他写来的一封信，有一天夜里他在马里诺店里喝醉了酒从衣袋里掉出来……”

“很好！”铁匠对贝尼特斯說。“很好。重要的是你已经决定站在我們这边来反对美国佬。对付他們的办法有千千万万！……譬如說罢工。既然你願意帮助我們，而且你自己来找我談这些事情，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去动員工人……”

三个人激动而又紧张地沉默了好一会儿。贝尼特斯已为铁匠所說的简单明了的真理所折服，有力地說：

“好！我站在工人的一边！請你們相信我……塔伊克先生的信就交給你們……”

“很好！”瓦卡坚定地說。“那么，明天晚上，我們設法把赶騾子的加西亚、技工桑切斯和美国佬的僕人領到这儿来。你呢，”他又对着贝尼特斯說。“你明天就把塔伊克先生的信带来。我相信明天我們就有六个人了。今天我們以三个人开始，这是个好数目……”

一会儿以后，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从茅屋里走了

出来，小心地避免让人瞧见。过了几分钟，塞尔万多·瓦卡也同样小心地走了出来。他安详地慢慢地朝右边走去，沿着“难逃”谷下坡走去，他的脚步声突然在远处消失了。

茅屋里，记工员闩上门，熄了灯上床。由于天气寒冷，被褥单薄，他向来不脱衣服。他睡不着。他的脑海里翻腾着铁匠所说的那些“劳动”、“工资”、“工时”、“老板”、“工人”、“机器”、“剥削”、“工业”、“生产”、“工人的要求”、“阶级觉悟”、“革命”、“正义”、“美国”、“政治”、“小资产阶级”、“资本”、“马克思”等等的話。这天晚上，他又记起了死去的格拉西拉。他曾经非常地钟爱她。美国佬、何塞·马里诺和警官把她谋杀了。现在想起了她，记工员禁不住流下眼泪。

外面，狂风怒号，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钨矿

作者 = (秘 鲁) 塞 萨 · 瓦 叶 霍 著 梅 仁 译

页数 = 1 3 3

S S 号 = 1 1 1 6 5 6 8 4

出版日期 = 1 9 6 3 年 1 2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